

恩 福

BLESSINGS

信仰在文化落實 文化藉信仰更新
Christian Faith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V.25 N.1 總 94 2025/01

中東戰火與奧秘啟示 P.2

W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Mysteries Unveiled

「翩然」的假象和生命的盼望

——有感於瓊瑤之死 P.7

The Illusion of “Elegance” and the Hope of Life

— Reflections on the Death of Chiung Yao

「讓教會一起宣告和展示基督」

——第四屆洛桑世界福音大會簡報 P.21

“Let the Church Declare and Display Christ Together”

— Report from the 4th Lausanne Congress


再次獻在基督台前

——寫於按牧典禮 P.25

Rededication at the Altar of Christ

— On an Ordination Ceremony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啓二十一3~4)

目錄 Contents

時代話題 *Current Issues*

- 中東戰火與奧秘啟示 2
War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Mysteries Unveiled 劉良淑
- 「翩然」的假象和生命的盼望
——有感於瓊瑤之死 7
The Illusion of "Elegance" and the Hope of Life
— Reflections on the Death of Chiung Yao 沈穎
- 受造物的角色 封底
The Role of the Created Being 程媽兒

新視野 *New Perspectives*

- 有關挪亞洪水真實性的考證 8
Examining the Evidence for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Flood in Noah's Time 唐理明
- 如何捍衛創造論？
——再思「創造—進化之爭」 11
How to Defend Creationism?
— Rethinking the "Creation vs.
Evolution Debate" 葛牧之
- 走入以巴文學（2之1） 16
Exploring Israeli and Palestinian
Literature (1/2) 陳韻琳

報導與見證 *Events & Testimony*

- 「讓教會一起宣告和展示基督」
——第四屆洛桑世界福音大會簡報 21
"Let the Church Declare and Display
Christ Together"—Report from the 4th
Lausanne Congress 恩福家人
- 再次獻在基督台前——寫於按牧典禮 25
Rededication at the Altar of Christ
—On an Ordination Ceremony 周山等
- 走出舒適區，踐行大使命
——參加「超越宣教」培訓的心得 28
Getting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 Participating
in the Great Commission—Reflections on the
"Going Beyond Missions" Training 陳祖幸
- 雲端再相聚，牧者一家親——恩福牧者小聚 31
A Precious Cloud Gathering of the BF Pastors 程媽兒

恩福

Blessings, Vol. 25, No. 1, January 2025
Published quarterly by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2025年1月 第二十五卷第一期 總94
出版者：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ISSN# 1543-0936

President/Chief Editor: Grant Chen
Managing Editor: Yan Cheng
Contributing Editors: Liang-Shwu Chen, Zhiqiu Xu
Proofreading: Ling Tian
Administrator: Abby Chen
Cover Designer: Hsiu-Hui Hsiao
Illustration: Zhijian Cheng

會長 / 主編 陳宗清
執行編輯 程媽
特約編輯 劉良淑、徐志秋
校對 田玲
行政 陳薇如
封面設計 蕭秀慧
插圖 程志堅

本刊有作者署名之文章，文責作者自負，立場不代表本刊。
本刊保留文章版權，歡迎轉載，請先來信通知。

本刊自由索閱，建議奉獻：\$20（一年四期）
索閱單，請影印本期第6頁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BCMF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Zelle奉獻: enfu1994@gmail.com

網上奉獻: 使用恩福網站，或掃描二維碼



恩福網站: <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E-mail: enfu1994@gmail.com

Tel.: (949) 556-3033

本刊紙版只在美國與台灣發行

其他地區請利用恩福網站觀看，不便之處請見諒：

<https://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magazines/>

恩福文化宣教使團 BCMF

異象 福音轉化中華魂 真道重建世界觀

信仰 本使團篤信聖經為真神啟示，原稿毫無錯誤，是信仰與生活最高的準則，並接受早期教會信經以及當前福音派的信仰告白。

董事 朱漢同、徐志秋、陳愛光、蕭康、陳宗清、蘇文峰、陳永昌、陳惠璇、劉哲沛、郭英調、許基康

終身志工 駱傑雄

Our Vision: The Gospel Transforming Chinese Soul
The Bible Reconstructing Chinese Worldview

Our Confession:

We accept the Bible as the inerrant revelation of God, guiding faith and living. We also accept the creeds of the early churches and the evangelical confessions.

中東戰火 與 奧秘啟示

劉良淑



2023年10月7日（週六），哈馬斯突襲在以色列南部邊境舉行的音樂節及周邊屯墾區，擄走人質，死傷人數達三千；以色列迅速強烈回應，以哈戰爭爆發，不斷延燒，並擴散至四周國家。

卡恩於2024年9月出版《龍的預言》一書，以啟示錄十二章「龍與婦人爭戰」的異象為主軸，來解說此次中東的戰火。該書上市第二天即躍升為亞馬遜的銷售冠軍，原因之一為：卡恩2023年10月6日（週五）在教會講道時，便推測以色列將在次日受到突襲，面對存亡大戰。次日這事果然發生，令人驚異。卡恩於該書中詳盡講述他如何藉分析聖經的記載，而準確預測到這場戰爭的爆發。

有關聖經經文是否對應於某些歷史事件，歷來存在多樣化的看法。本文所摘記卡恩的觀點，著重於靈界的影響力。

世局背後的靈界爭戰

卡恩的基本世界觀為：靈界影響世界。他指出，先知但以理得到啟示，知道靈界有爭戰，而且影響世局的變化（但十13）。而靈界爭戰的本質，是由「撒但」帶領的天使對造物主的背叛。

他解釋說，神創造了有意志的位格，讓他們擁有自由，可作選擇。若選擇跟隨神，便進入祂的

愛而獲永生。然而，若選擇背叛神，便會成為與神為敵的「惡者」。天使是擁有自由位格的生靈，受造於人類之前。有位高級別的天使選擇了背叛神，中文聖經將希伯來文對牠的稱呼音譯為「撒但」，意思是「反對者、敵對者、仇敵」。牠在背叛神後變成邪惡狡猾的生靈，在聖經中又被稱為「魔鬼、古蛇、龍」。耶穌稱牠是「說謊者之父」（約八44），因為牠不斷顛覆神的真實和真理。

神造人之後，撒但一心一意要破壞祂對人的計劃。牠以謊言誘惑始祖，以致他們違背神的話，被趕出伊甸園。然而神為人預備了救恩，揀選亞伯拉罕作「信心之父」，要在他的後代中興起救主。亞伯拉罕百歲得子以撒，其孫雅各承繼了對獨一真神的信仰。神給雅各改名「以色列」，意思是「與神一起」，要他的後代彰顯神的作為。

撒但要破壞神拯救人類的計劃，所以不斷想消滅以色列人。古代的以色列分裂為南北兩國，北國以色列先被消滅，百姓被趕出故土。南國猶大滅亡後，百姓流亡於全世界，因此世人多稱以色列人為「猶太人」。

不過，在猶大亡國之前，不斷宣告審判會臨到的先知耶利米曾經聲明：神不會廢棄祂與選民之約，必定會讓他們復國（耶三十三章）；流亡的先



本文介紹的觀點出自 *The Dragon's Prophecy: Israel, the Dark Resurrection, and the End of Days* (by Jonathan Cahn, 2024)。作者喬納森·卡恩 (Jonathan Cahn) 是美國猶太裔的拉比和牧師。他於2011年出版《預兆》 (*The Harbinger*) 一書，在全球引起轟動；繼之他又出版了好些暢銷書，被視為講解舊約與今日世界之關係最權威的人士之一。他帶領「世界的盼望」機構，並主持「伯特利·以色列/耶路撒冷中心」，其敬拜中心位於紐澤西州的維恩市 (Wayne)。

神的啟示先臨到以色列人，再經由他們傳給萬國。

God's revelation first came to the Israelites, and through them, it was passed on to all nations.

知以西結也蒙神啟示，看見「枯骨復活」的異象（結三十七章）。

經過兩千多年的流離，以色列竟然於1948年復國，跌破了世人的眼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幾乎沒有人認為這件事會實現；但在神沒有難成的事。

卡恩認為，按照聖經，以色列的復國引進了末時。因為在神的救世計劃裡，祂已於兩千多年前差來了救主，就是耶穌——那位藉釘十字架與復活勝過罪惡的彌賽亞（此名詞為「受膏者」的希伯來文音譯；「膏」代表神的靈）。到了末時，耶穌將回到世上，作以色列與世界的王，消滅一切反對神的勢力，帶來美好的新天新地。

現今以色列國的出現，讓撒但知道自己能興風作浪的日子不多了，牠會使出渾身解數，試圖消滅以色列國。故此，中東難以和平真實的原因，是人眼所看不見的靈界爭戰。

以色列的獨特角色

卡恩說，以色列對世界是個奧秘。他們的存在是為要見證神，成就神的旨意。神的啟示先臨到以色列人，再經由他們傳給萬國。

撒但與神為敵，處心積慮地要除去以色列。卡恩歷數以色列遭遇的滅族危機，從埃及法老、亞述、巴比倫、敘利亞、羅馬、西班牙異教裁判所、沙皇政府、到二十世紀納粹德國的集中營和復國後受到的幾次圍攻。

這次的以哈戰爭，雖然最初以色列是受害國，但他們的反擊遭到詆毀，被認為是對巴勒斯坦人的迫害，讓數百萬人陷入人道危機。全球各大洲掀起巨大的反猶浪潮，就連最挺以色列的美國，各大學、城市也頻頻出現強烈的示威活動。

卡恩認為，啟示錄十二章是一個濃縮的異象，展示撒但與神救恩計劃的爭戰。其中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12星冠冕的婦人象徵以色列。1至5節講婦人生了嬰兒（代表彌賽亞），龍想殺他，但孩子被提到神的寶座去了，這是指耶穌作為彌賽亞第一次來時的事。自6節起，是講到末時的屬靈

爭戰。婦人的存在表示以色列會復國，雖然常經艱險，卻蒙保守仍能存在。龍與婦人爭戰的異象橫跨幾千年，從彌賽亞的出生，直到末日。

啟示錄十三章之後講述末時的世界性爭戰：龍要在地上興起牠的代理人，就是「獸」，來指揮全地的人與以色列為敵。因此，以色列在末時必定會不停面對戰火。

啟示錄末了講到，彌賽亞最終將顯現，勝過魔鬼和牠的屬下，引入新天新地。那時以色列在地上的見證使命就完成了。

禧年的奧秘

卡恩在他所寫的幾本書中常用「奧秘」一詞，來指神的計劃。對於現今以色列的復國與受到攻擊，他認為，這些事都與舊約中神所定規的「禧年」奧秘有關。

創世記說，神以六天造世上萬物，將第七日定為「安息日」；以色列人在這天放下俗事，專心敬拜神。每個第七年為「安息年」，而經過七個安息年，到了第50年，全國要過「禧年」，讓所有賣身為奴的人可以重獲自由，賣祖業的可以重新拿回家園，一切在喜樂中從頭開始（利未記二十五章）。卡恩認為，在這末後的時代，神是按「禧年原則」讓以色列人回到故土，即，每50年都有與回歸相關的重大事件發生。

他指出，猶太人自從被羅馬帝國驅離故土後，再沒有機會回歸。然而到了1867年，當時統治這方土地的鄂圖曼帝國解除禁令，開放給猶太人置產。

50年之後，到1917年，託管此地的英國頒佈「貝爾福宣言」，讓猶太人在境內建立民族的家園，承認那是猶太人的家鄉。再過50年，到1967年，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之後首次奪回聖城耶路撒冷；卡恩認為，枯骨復生的預言若沒有包括耶路撒冷，便不算完整。又過50年，到2017年，美國宣佈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讓這個國家回到古時的狀況。

卡恩為何能預知2023年以哈衝突發生的時間？他乃是應用「禧年原則」。他解說道，魔鬼會仿效神行事，然而卻是把一切都顛倒過來。牠也是以50年為單位，卻是要攻擊猶太人，讓他們



在神使以色列復國之後，撒但也同時使「非利士人」復活。
After God restored Israel as a nation, Satan simultaneously revived the "Philistines."

失去自由和財產。以色列獨立之後所受到最厲害的攻擊，就是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那次以色列國差一點被滅掉。再過50年，就來到2023年；「贖罪日」是在10月，而1973年列國是在第一個安息日開戰；所以卡恩推斷，在2023年10月的第一個安息日，撒但會再度出手，突襲以色列。

卡恩的推測準確實現，令人對他所講解舊約中的「奧秘」刮目相看。

巴勒斯坦人與古非利士人

哈馬斯所控制的加薩走廊位於以色列的西南，與古以色列的宿敵「非利士人」的領域重疊。這塊土地雖屬於神給以色列的應許之地，但以色列人從來未能佔有。自古以來，非利士人便不斷襲擊、壓迫、嘲諷、挑戰、恐嚇以色列人。他們曾抓住以色列的士師參孫，與牧人大衛作戰，並不斷攻擊掃羅王，最後把他殺了。

猶大國被滅時，非利士人也被巴比倫王掃地出門。以色列和非利士地成了許多阿拉伯後裔雜居的所在。後來部分猶太人回到故土；在耶穌的時代，這片土地由羅馬人統管。公元70年，羅馬人擊潰在耶路撒冷抗爭的猶太人，不准猶太人再踏入這城，並用異教神祇來重新命名；原來的「猶太地」被改稱「非利士地」。

希伯來聖經稱非利士人之地為 *Pilishtim*，譯為其他語言時，*p-l-s-t* 的字根被保留；在希臘文成為 *Palaistine*，英文則成為 *Palestine*。因此大約兩千年，這片神給以色列的應許之地一直被稱為「巴勒斯坦」。

卡恩指出，在神使以色列復國之後，撒但也同時使「非利士人」復活。牠讓住在加薩走廊的阿拉伯人，取了古代非利士人的身分、特徵、角色、本質和功用。根據基因學的研究，住在這片土地上的人與古代黎巴嫩、敘利亞、以色列或迦南人的基因都多少有關連。現今世人稱他們是「巴勒斯坦」人，這字的阿拉伯文為 *Filastinian* 或 *Filastini*，字根皆為 *Filastin*，和英文的 *Philistine*（非利士人）幾乎一模一樣，所以卡恩在書中常稱他們為「新非利士人」。



在以色列復國的那一年，「全巴勒斯坦保護國」也成立，並發動聖戰，要消滅剛成立的以色列國。古代非利士人以戰爭和暴力著稱，新非利士人也成了現代的恐怖主義者。神給以色列土地的應許是從「從紅海直到非利士海，又從曠野直到大河」（出二十三31）。新非利士人則相對提出一個口號：「從河流到大海，巴勒斯坦將得自由！」古代非利士人訓練孩子自幼就會打仗，新非利士人也是如此。他們讓孩童自認是娃娃兵，在兒童夏令營訓練孩子使用步槍、自動武器，受軍事訓練；從孩子的電視節目、卡通、故事書就開始給他們洗腦，以殺以色列人為畢生的目標。

反猶之靈的傳輸

2023年以色列士兵攻入加薩後，在哈馬斯的地道發現希特勒的自傳。卡恩指出，這顯示，「反猶主義」的靈從希特勒一直傳輸到中東。

被稱為「巴勒斯坦國家主義之父」的阿明·侯賽德，十九世紀末出生於耶路撒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身為鄂圖曼帝國的士兵；戰後他回到耶路撒冷，全心投入反對在當地建立猶太人國家的運動。1930年末他被通緝，至終逃到德國。他很仰慕

希特勒，特別欣賞納粹的反猶運動。1941年11月他在柏林與希特勒會面，聲稱阿拉伯人是希特勒自然的盟友，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敵人，就是猶太人。

二次大戰期間，他將納粹的宣傳向阿拉伯世界廣播；而納粹則將他寫的單張到處發放，內容為：要完全消滅以色列人。他希望納粹把大屠殺帶到以色列。戰後他成了戰犯，逃到埃及，卻受到英雄式的歡迎，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領袖。他使納粹的反猶主義之毒與阿拉伯的國家主義和伊斯蘭極端主義結合起來。卡恩認為，從靈界來看，是龍的忿怒點燃了納粹的瘋狂，接著又燒著了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

阿明·侯賽德在開羅收了一位高中生為門徒，這人就是阿拉法特，後來成為巴勒斯坦國家主義與恐怖主義的領袖。古代非利士人主要的戰術，是襲擊以色列的城鎮、百姓；而阿拉法特和其他游擊隊

猶太歷史充滿各式各樣洪水般的災難，常是出於謠言、謊言、法令、規定、宣傳等，背後便是龍的口。
Jewish history is filled with floods of calamities of various kinds, often stemming from rumors, lies, laws, regulations, and propaganda—all influenced by the mouth of the dragon.

也用同樣的方法，成了現代的恐怖主義者。

近幾年來人們才發現，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與前納粹軍方之間有這些聯繫。卡恩指出，反猶主義的鏈子，一端是希特勒，一端是阿拉法特，這並不讓人意外，因為這原是一場古老的靈界爭戰，代代相傳。

1928年，哈桑·巴納在埃及成立穆斯林兄弟會；兄弟會把希特勒的自傳譯為阿拉伯文，書名改為《我的聖戰》。透過兄弟會，反猶主義傳遍阿拉伯世界，成為激進伊斯蘭分子的中心思想。「伊斯蘭反抗運動」由兄弟會所生，其阿拉伯文為*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a*，縮寫就是HAMAS（哈馬斯）。哈馬斯誕生於1987年12月10日，它的憲章陳明，除滅以色列是其核心目的。哈馬斯的阿拉伯文，意思是熱情、力量、熱切、勇敢。但在希伯來文，這個字的意思卻是暴力、邪惡、毀滅。

洪水般的攻擊與龍的節日

啟示錄十二章說，龍張口吐出河水（或洪水，原文*potamon*），要沖去婦人（啟十二15）。卡恩認為，猶太歷史充滿各式各樣洪水般的災難，常是出於謠言、謊言、法令、規定、宣傳等，背後便是龍的口。

2023年10月7日的突擊強勁異常，勢如洪水，而哈馬斯稱之為「阿克薩（聖殿山清真寺的名字）洪水行動」。聖殿山是猶太人古代聖殿所在之處，如今上面矗立著金頂輝煌的「阿克薩」清真寺，被視為伊斯蘭教的聖地。卡恩指出，撒但必然想霸佔這座山，以攔阻神的旨意。因此，至今猶太人不被允許在聖殿山上敬拜，甚至不可以在那裡祈禱。

2023年春天，有一群猶太人想到聖殿山上守聖日，當時便引發嚴重的衝突。該事件導致加薩和黎巴嫩的真主黨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在10月7日的攻擊之後，哈馬斯領袖聲稱，這是回應春天在聖殿山上所發生的事。

2022年秋，有七隻紅母牛從美國運送到以色列。猶太教在聖殿的儀式會用到紅母牛，因此這事暗示，猶太人有可能想在近期內重建他們的聖殿。卡恩認為，撒但看到紅母牛來到以色列，加上以色列軍隊上了聖殿山，必定大為震怒，以致發動洪水

般的攻擊。

利未記二十三章的最後一個節期是住棚節，節期的最後一天要聚集大會，總結該年的節期與聖年。這「第八日」的大會又稱為「妥拉之樂」，意即當天會讀完該年妥拉（摩西五經）的最後一段。這天以色列人通常會唱歌、跳舞；孩童也一同參與；大家揮旗，發糖果，歡呼慶賀。2023年的這一天正是10月7日。聖日是從前一天的日落開始，意即從週五晚上開始；那天，「新星（Nova）」音樂節在以色列的沙漠開幕。撒但卻把以色列的歡樂之日變成哀傷之日，成了「黑色安息日」。

在襲擊之後，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加薩和西岸辦起大規模慶祝活動，人們在屋外、街上揮舞槍枝和旗幟，燒以色列國旗。「妥拉之樂」日的特色之一，是發送甜點和糖果，仇敵也仿效這些作法，在入侵後的慶祝活動中分送甜點和糖果給孩子。

末後的日子

啟示錄六章記載，天使揭開七印，世上將出現末日事件。前面四印是由四位騎士代表：第一位騎白馬，代表征服；第二位騎紅馬，代表戰爭；第三位騎黑馬，代表饑荒；第四位騎蒼白（或草綠）色馬，代表死亡。巴勒斯坦旗為一個三角形和三個橫條（代表四個阿拉伯王朝），然而所選用的紅、黑、白、綠四個顏色，竟與啟示錄的四騎士之馬相同。在卡恩看來，巴勒斯坦的國旗象徵了末日的臨到。

啟示錄十六章講到，邪靈「像青蛙」從龍和牠下屬口中出來，前往「地上的諸王」，鼓動他們跟隨龍的意旨，與以色列爭戰。2023年10月7日之後，全球不是同情以色列，反而一面倒地支持巴勒斯坦。卡恩指出，這顯示非利士的病毒已經感染全世界，而憎恨以色列變成了全球文化。這些都是末日的徵兆。

以西結書三十八、三十九章寫到，在末時，許多國家要來攻打以色列。其中提到的國家大半並不與以色列接壤；當以西結寫下預言時，這些民族、國家和以色列亦並非敵對，甚至毫無關係。卡恩在書中詳細說明，以西結書所提到的各個民族究竟與現代哪些國家相關。在兩千五百年後，它們全



啟示錄的末了宣告，龍的戰爭終將結束，彌賽亞會與神同在寶座上掌權，彰顯神國度的榮耀！
The end of Revelation proclaims that the dragon's war will eventually come to an end, and the Messiah will reign on the throne with God, manifesting the glory of God's kingdom!


都成了以色列的仇敵。而在現代世界，它們要聯手攻擊以色列，完全是可能的事。2023年10月7日對以色列的入侵，這段預言中所有的國家都介入了。這還是史上的第一次。而倘若沒有這些國家在背後支撐，哈馬斯絕無能力入侵。

先知但以理被擄到巴比倫後，曾在底格里斯河邊看見一位天使，領受了先知性的啟示。那位天使說，他被靈界的邪惡使者——波斯國的魔君——阻擋。波斯便是當代的伊朗。如今撒但又透過操縱伊朗的邪靈，來重啟與以色列的爭戰。伊朗在巴勒維國王時代曾經和以色列關係友好，但1970年代末巴勒維被推翻，新的伊朗政權定意要消滅以色列。在但以理書十章裡，保護以色列的天使米迦勒曾與波斯的魔君爭戰；在啟示錄十二章裡，米迦勒則是與龍和牠的使者爭戰。這場靈界的戰爭如今也引動了中東的戰爭。

啟示錄十三章之後，講到龍在地上的代理者「獸」，保羅稱他為不法之人（帖後二4）。他像龍一樣，褻瀆，驕傲，與神為敵，扭曲真實。他會讓世人失去人性，改變性別、家庭、社會、文化，甚至假扮救主，統治世界政府。卡恩指出，「獸」出現的時日愈近，呈現獸特性的文化愈會在世上流行。保羅提到，末時會有大規模的叛道（帖後二3）；如今原先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歐已經逐漸離棄信仰，甚至開始逼迫基督徒，文化潮流與基督信仰背道而馳。看來全球大背道的時日已經不遠了。

啟示錄十二17提到：龍向婦人發怒，去與她「其餘的兒女」爭戰；這些人應該是全世界跟隨耶穌的人，包括跟隨彌賽亞的猶太人。到了末時，龍對以色列國和全世界信耶穌的人都會嚴酷地逼迫。因此，卡恩鼓勵教會要關注以色列；愈靠近末日，彌賽亞的這兩群子民就愈需要並肩而立。

以色列復國之後，他們的國防軍很快成為戰鬥力極強的軍隊。而作為屬靈以色列民的真基督徒，在末日也需要學習成為屬靈的勇士，與龍爭戰而得勝，正如啟示錄十二章11節的宣告。

這世上的惡只能靠善來消滅。身為神羔羊的耶穌，曾在十字架上以至高的善勝過了邪惡的龍，祂的復活升天便是明證。到了末日，祂必將再度回到世上，徹底消滅龍和其權勢。啟示錄的末了宣告，龍的戰爭終將結束，彌賽亞會與神同在寶座上掌權，彰顯神國度的榮耀！

作者為本刊特約編輯。

索閱單

(請複印後填寫，寄回本刊)

稱謂 Mr. _____ Mrs. _____ Ms. _____ Rev. _____

收件者 (中文) _____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Tel.) _____

(e-mail) _____

以下項目歡迎索閱，並自由奉獻。請酌增郵費。

雜誌／期刊

____ 恩福雜誌從第____期開始（一年四期成本約20美元）

____ 《基督教與中國》（每輯建議奉獻8元）

第四輯____本 第五輯____本

書籍(以下為建議奉獻)

____ 《文化宣教：跨學科現象及理論研究》____本 (30元)

____ 《恩福靈筵—哥林多前書》____本 (9元)

____ 《跨越傳統尋真理》____本 (15元)

____ 《當心靈飛向寶座—主禱文闡析》____本 (12元)

____ 《文化宣教面面觀》____本 (20元)

____ 《聖經遇見小故事》____本 (10元)

____ 《穿越科學的迷霧》____本 (15元)

____ 《生命的U-Turn》(繁)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簡)____本 (10元)

____ 《生命的U-Turn》2____本 (8元)

____ 《中國現代化視野下的教會與社會》____本 (20元)

____ 《基督教文字傳媒與中國近代社會》____本 (30元)

____ 《基督教與社會公共領域》____本 (15元)

____ 《談天說地》____本 (20元)

____ 《中國基督教研究》____本 (10元)

____ 《同信、同心、同行》____本 (20元)

支票奉獻抬頭：BCMF

請寄至：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網上奉獻：<http://theblessingsfoundation.org/>

Zelle奉獻：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enfu1994@gmail.com

「翩然」的假象 和 生命的盼望

—有感於瓊瑤之死

沈穎

找不到人生真正的意義感，就只能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了。

找不到活下去的真正價值感，就只能不指望愛是永不止息，只在乎曾經愛過了。

面對必要來臨的死亡，沒有生命的盼望，但又不願去忍受身體的病痛和衰殘，就只能「翩然而去」了。



其實的「主人」……

自殺對有些人來說，猶如是對人「自我主權」的一個宣告。

對於那些為「人的自我主權」著迷的人來說，魔鬼引誘他們自殺的時候，還會送上一個文藝化的理由和誘餌——經由這條路，你將實現「自主、自在、自由的飛翔」，「優美

而輕盈」，你將翩然化作雪花飛去……不要在乎結局，只要為你離世時所選擇的慷慨悲壯且迷人的姿態而自豪榮耀！

赴死的原因

人之所以自殺，形而下方面的原因是：沒有了繼續承受身心痛苦的力量。形而上方面的原因是，沒有了繼續承受身心痛苦的理由。

一個價值虛無主義者，面對衰老和疾病所帶來的身心折磨和疼痛，往往找不到一個可以讓自己繼續忍受的理由。如果活著意味著無休止的折磨和痛苦，而死亡看起來又是那麼翩然和輕鬆，如此，赴死，看起來就是一件勢在必行的事了。

人的自我主權

從伊甸園的試探開始，人就總是有一種想要掌控自己人生、要作自我主人的妄想。

既然人的生、老、病都由不得自己，而且讓人類實施自我主權的夢想遭遇了挫敗和幻滅，那麼，似乎還有一件事可以由自己來決定——就是由人來決定自己的死吧！這樣，人就可以宣告對自己人生和命運的終極性掌控權！這樣，人就成了自己名副

死亡的背後

一個女作家就這樣被引向了自殺的道路。

瓊瑤的死，看似絢爛，看似灑脫，實則是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和價值虛無主義的行為實踐。

其實，死亡對人類來說，並不意味著「翩然」和「自由」，也不意味著安眠。死亡的背後有永恆的痛苦、沒有盡頭的深淵。除非他（她）在死之前，找到並擁有了自己生命唯一真正的主人——宇宙的創造主和人類的救贖主——在祂那裡找到了生命的平安，擁有了自己靈魂的安息。🙏

本文作者的講道「懂得敬畏，就無所畏懼」論及相關議題，請參考 <https://h5.jingjie.online/pages/detail/detail?id=35550> 或 <https://youtu.be/cVIg4COVN24?feature=shared>。

作者為媒體人和師母，癌症倖存者。

有關 挪亞洪水真實性 的考證

唐理明

聖經創世記中記載了挪亞時代的大洪水（本文簡稱「挪亞[大]洪水」），許多基督徒及其他民眾將此事件與各種史前傳說或神話相聯繫。近年來，美國肯塔基州建造了一個按照1：1之比例復原的挪亞方舟模型，作為主題景點，對外開放，在吸引遊客的同時，也宣稱洪水事件是真實發生過的。



各民族廣泛流傳的洪水傳說，以及中國歷史上的大禹治水，這些與挪亞洪水是否存在某種關聯？

挪亞大洪水的 年份考證

要確認挪亞大洪水是否真的發生過以及發生的具體時間，目前能依據的主要材料包括：

年份的考證和當時所遺留下來的方舟。

1、年份考證

(A) 據Gerald L. Schroeder所著*Genesis and the Big Bang*一書第31頁圖表2：洪水發生於亞當出現後的1656年。²又在同頁，作者稱：亞當的出現時間是主後1990年算起的5750年之前，換言之，亞當出現於主前3760年（1990-5750）。如此，洪水的時間就是主前2104年（-3760+1656）。

(B) 另外可以從亞伯拉罕的年份開始計算。大部分學者認為，亞伯拉罕生於主前2166年—這是基於聖經家譜和古代近東歷史背景的推算，並非有確鑿考古或文獻證據直接支持。

舊約聖經稱，亞伯拉罕是挪亞的後裔，聖經有明確的各代年份：挪亞500歲生閃，閃100歲生亞法撒，亞法撒35歲生沙拉，沙拉30歲生希伯，希伯34歲生法勒，法勒30歲生拉吳，拉吳32歲生西鹿，西鹿30歲生拿鶴，拿鶴29歲生他拉，他拉70歲生亞伯蘭（主前2166年）。（創五32，十一章）

各數相加，挪亞生於主前3056年，而挪亞洪水發生於挪亞600歲時（創七11）。故此，大洪水發生

然而，這樣的做法反而引發了更多人對洪水真實性的懷疑。其中一個原因是，這座方舟模型的建造機構同時宣揚大峽谷的地層結構是挪亞大洪水造成的，¹這與正統地質學的研究結果完全不符。該模型的建造機構屬於基督教中支持特定科學觀點的一個學派，稱為「年輕地球創造論者」（Young Earth Creationists，簡稱YEC）。YEC學派主張，宇宙和世界是在一萬年前由上帝創造的，並認為大峽谷的地質結構是數千年前，即挪亞洪水時的水文遺跡所形成的。

然而，YEC學者似乎忽視了創世記一章2節的經文「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這段話表明，早在洪水之前的遠古時期，地球上已經存在水體及其遺留下來的地質痕跡。因此，將所有水文遺跡歸因於挪亞洪水是缺乏全面考量的。

我撰寫本文的原因，一是為了解答我外孫凱宣（Christian Schueller）長期以來對舊約聖經提出的疑問。此外，我也希望釐清先岳父徐松石牧師在其著作《百粵雄風嶺南銅鼓》中描述的大洪水。世界

可以肯定的是：挪亞時代的大洪水確實發生過！
It is certain that the great flood in Noah's time truly happened!

時間應為主前2456年（3056-600）。

2、吉爾加美什史詩 (Epic of Gilgamesh)



吉爾加美什是蘇美爾烏魯克城邦傳說的國王，生活年代被推定為主前2600年左右。長期以來，他的存在被視為神話，直到近期考古發現似乎支持這位國王可能真實存在。幼發拉底河河床乾涸後，考古學家

在其河床中發現了疑似吉爾加美什的墳墓以及大量楔形文字的泥板。這些泥板記錄了當時的歷史和神話，提供了寶貴的文化與歷史線索。

該王朝約在主前2100年左右，出現了用楔形文字書寫的史詩泥板，記載了吉爾加美什的豐功偉績。其中，第11塊泥板尤為重要，因為它講述了一個與聖經中挪亞時代幾乎相同的洪水故事（上圖）。據報導，當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的助理館員喬治·史密斯（George Smith）首次看到這段文字時，激動得跳起來衝出房間，無比興奮。³

3、對挪亞方舟遺跡的不斷探究

自二戰結束以來，有關方舟的研究和探索從未停止。近期甚至舉行了國際挪亞方舟研究會議。然而，對方舟年份的確定始終面臨挑戰，因為船身的木質已經石化（Petrified），無法通過碳14測定進行年代鑑定。⁴

4、世界各地對洪水傳說的年份考證

全世界254個主要民族和84個語言區域中，都存在關於大洪水的傳說。在華夏文明中，「大禹治水」的故事世代代流傳了幾千年，然而其真實性在近代一直頗受爭議。

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洞穴石筍可以忠實記錄過去的氣候變化，中國科學院的譚亮成等人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並提供了新的科學依據。⁵譚亮成及其團隊來自中國科學院地球環境研究所，他們以黃土高原的石筍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石筍礦物晶體中的氧同位素數據，重建了該地區過去6000多年來的降雨變化模式。他們發現，大約在4000多年前（主前2050年左右），黃土高原地區曾發生過持續約20年的極端強降雨事件。這一事件可能導致了黃河中下游的洪水泛濫，也與大禹治水的傳說相符。故此，這次的大洪水可能相當於中國夏朝大禹治水的

傳說。

結論

本文以兩種來源計算挪亞大洪水的年份。第一，根據Schroeder的表格，推算大洪水年份為主前2104年。第二，以亞伯拉罕的生日（主前2166年）計算，追溯挪亞生日為主前3056年，而洪水之年即為主前2456年。兩種計算方式相差300多年，由於第二種算法與吉爾加美什王朝相距較近，所以取第二種（主前2456年）比較合乎中道。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挪亞時代的大洪水確實發生過！

在大洪水發生時，挪亞一家僅有八口，人數稀少，因此無法留下文化記載。直到多年後，才出現如吉爾伽美什王朝的楔形文字泥板等歷史記錄，這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關於方舟的證據，自二戰後的飛機航拍發現以來，已有不少研究者持續探索，甚至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媒體也陸續報導，這些證據顯示方舟的存在無可置疑。由此可見，挪亞洪水的事實及其時間可以被確認。

根據發生年份推測，世界各民族普遍流傳的洪水傳說最可能與中國黃河記錄的主前2050年左右相符，但與挪亞洪水的主前2456年相差甚遠。從各民族的記錄來看，這些洪水傳說反映的是當地人類繁衍昌盛後的經歷，而非洪水剛過、挪亞三子及其後代人數稀少、無法留下書面記錄的時期。因此，這些洪水傳說與挪亞洪水並非同一事件。Ⓡ

參考文獻：

1. Steven A. Austin: "Grand Canyon, Creation, and the Global Flood," *Christian Research Journal*, volume 35, number 01 (2012).
2. <https://christianity.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88979/what-is-the-most-credited-date-for-the-birth-or-calling-of-abraham>.
3. <https://www.worldhistory.org/image/4821/flood-tablet-of-the-epic-of-gilgamesh/>.
4. <https://nypost.com/2023/10/28/news/noahs-ark-site-rock-samples-reveal-human-activity-dating-back-thousands-of-years/>.
5. Tan L, Shen CC, Cai Y, et al. "Great flood in the middle-lower Yellow River reaches at 4000 a BP inferred from accurately-dated stalagmite records." *Science Bulletin*, 2018, 63(4): 206-20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095927318300495#>

作者已退休，曾在醫界工作。

基督徒不應該接受TE（違背聖經）。YEC和OEC沒有直接違背聖經，但各自都有問題。ID是最佳選擇。Christians should not accept TE (which contradicts the Bible). While YEC and OEC do not directly violate the Bible, they both have their problems. Thus, ID is the best choice.

製表：唐理明/錢銳 (2017年版本) 有關創造論（創一章）和進化論的不同理論								
名稱	神導（有神）進化論（TE）	年輕地球創造論（YEC）	年老地球創造論（OEC）	智能（智慧）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 ID）				
相關概念		創造論科學 Creation Science	信仰原由 Reasons to Believe (RTB)					
主要論點	進化論為真，受上帝引導——上帝設定了自然律，但其後生物都盲目進化。	宇宙只有約一萬年；否認大爆炸理論；要改變光速以符合該理論。	認同大爆炸理論，試圖把聖經和科學結合起來。	達爾文進化論是錯誤的。	進化論「十個聖像」是錯誤的。	達爾文進化論不能建造細胞內的納米機器。	複雜性和特異性是特徵，一切信息都源自智能。	在數學上證明隨機產生的信息極限。
代表書籍	<i>The Language of God</i> (2006)	<i>What is Creation Science?</i> (1982)	<i>Genesis One</i>	<i>Darwin on Trial</i> (1991)	<i>Icons of Evolution</i> (2000)	<i>Darwin's Black Box</i> (1996)	<i>Signature in the cell</i> (2008)	<i>Intelligent Design</i> (1999)
代表人物	柯林斯 Francis Collins	墨瑞斯 Henry M. Morris	羅思修 Hugh Ross	詹腓力 Philip Johnson	威爾斯 Jonathan Wells	貝希 Michael Behe	梅爾 Stephen Meyer	鄧波斯基 William A. Dembski
問題所在	肯定進化論；否認亞當和夏娃，故此否認原罪。	通常基於YEC的框架，強調聖經字面解釋，以此推翻已被證實的科學結論。	成員中有人反對ID；和現代科學太貼近。	無	無	無	無	無
優點			向群眾科普大爆炸理論。	歷史上首次指出達爾文主義進化論的邏輯錯誤。	證明最常見的「十個聖像」（即進化論最得意之樣本）之錯誤。	證明細胞中的微機器不能以達爾文進化論的模式建造。	證明細胞中大量的DNA信息無法以分子的隨機運動產生。	提出宇宙產生信息的極限為500 bit，與其相當的或然率為 10^{-150} 。

唐理明對以上表格的說明：

(1) 以上派別中：基督徒不應該接受TE（違背聖經）。YEC和OEC沒有直接違背聖經，但各自都有問題。ID是最佳選擇。

(2) YEC主張上帝在大約一萬年前創造了宇宙萬物，這一觀點與現代科學的結論相悖。根據現代科學，宇宙的年齡約為136億年，這一估算得到了天文學家Hubble的觀測和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支持。兩者在理論和觀測上共同證明了「宇宙正在膨脹」。在1950年代，宇宙背景輻射的發現以及後續如COBE衛星的探測，進一步證實了宇宙膨脹和現代宇宙學模型的正確性。YEC為了使其「一萬年」的主張與這些科學證據相容，其支持者提出了「光速可變論」（Varying Speed of Light, VSL），試圖解釋宇宙膨脹的觀測結果。然而，這一理論缺乏科學依據，未能得到主流科學界的認可，也未能解釋宇宙的實際觀測現象。

(3) OEC沒有YEC的年份缺點，倡導者Ross以他的科學（主要專業是天文學）來證明聖經。我認為是可取的。但是，該理論不如ID，因為ID用純科學和邏輯來證明：我們眼見的世界萬物是有設計的，而這個設計說明其背後有一位設計者，即是上帝（implied, not proved）。

(4) 基督徒應當接受大爆炸理論。因為它證實了「起初，神創造天地」，否定了十九世紀以來科學家們普遍認為「宇宙無始無終」的所謂「科學觀點」。YEC否認大爆炸，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維護創世記一章1節的大好護教機會。

如何捍衛

創造論？

—再思「創造—進化之爭」

葛牧之

創造論面臨的挑戰

創造論是基督信仰中的奠基性教義。舊約開篇即是上帝創世的敘事，新約的約翰福音也以創造開始，而且《使徒信經》的第一句話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由此可見，上帝創世的確是基督教世界觀的起點和根基。然而，近現代科學的某些發展——尤其進化論——似乎對創造論構成嚴重挑戰：如果生命起源可以被自然機制解釋，我們還需要創造主嗎？

著名無神論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宣稱：達爾文已將上帝踢出生物學。¹ 雖然道金斯有些誇張，但他指明了一個事實：在許多現代人眼中，如果進化論是科學真理，基督教的創造論必然是謬誤的——

這的確是對基督教的巨大威脅。對信仰相對保守的華人基督徒而言，進化論已經成為基督信仰的死敵。在這種處境下，我們應當如何捍衛創造論？

三種護教進路

毫無疑問，在西方基督徒的影響下，華人基督徒已對這一挑戰作出了積極回應。面對進化論，華人基督徒的護教進路大致有三種。第一種進路是反對進化論。這種進路的邏輯十分清楚：既然無神論者說進化論是科學真理，從而證否創造論，那麼，我們就必須證明進化論不是科學真理，而是謬誤或

謊言。換言之，為了捍衛創造論，我們必須推翻進化論。今天，基督教書店里擺滿了這類護教書籍。對華人基督徒影響較大的，當屬美國律師詹腓力（Philip Johnson）的著作《審判達爾文》。² 近年來，詹腓力和他的搭檔們在美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進化論運動，試圖在公共領域裡推翻進化論及其影響，恢復基督教創造論世界觀。這場反進化論運動深深地影響了華人教會。不少反進化論書籍被翻譯成中文，並得以在中國正規出版社公開發行。³ 許多華人基督徒也撰寫了反對進化論的書籍，例如，何仲柯的《進化、退化、神化》。⁴ 而抨擊進化論幾乎成為華人基督徒傳福音的必備程序。⁵

第二種進路是推動創造科學（creation science）或科學創造論

（scientific creationism）。這種進路的思路是將創造打造成科學真理，用科學事實來證明創造。除了美國的Discover Institute在推動智慧設計運動外，Creation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也在全球不遺餘力地推廣科學創造論，其事工包含creation.com網站和Creation雜誌（後者被譯為中文），⁶ 而華人基督徒也建立了「中華創造科學協會」，推廣年輕地球說及其他科學創造論。⁷

最後一種進路是以進化創造論（evolutionary creation）或神導進化論（theistic evolution）的概念去調和創造和進化的矛盾。這一進路的代表是美國科學家Francis Collins和加拿大科學家Denis



為了捍衛上帝對萬物的絕對主權，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們強調：上帝從絕對虛無中創造了萬有——包括物質。To defend God's absolute sovereignty over all creation, early Christian thinkers emphasized that God created all things—including matter—from absolute nothingness.

Lamoureux等人。⁸ 他們認為，上帝通過進化的方式來創造萬物，因此創造和進化並不矛盾。雖然接受這一進路的華人基督徒不佔多數，但近年來一些華人護教者在推廣這一立場。

筆者認為，這三種處理「創造—進化之爭」的進路都基於對「創造」概念的誤解；而三種進路的推行者對「創造」的認識，也都有別於傳統基督教神學對「創造」的理解。為了更正確且有效地捍衛創造論，我們必須首先澄清「創造」的真正涵義。為此，本文將首先簡要介紹基督教創造教義產生的歷史背景，然後以阿奎那為例討論傳統基督教神學對「創造」概念的闡述，最後對當代華人教會中的「創造—進化之爭」作出回應和反思。

傳統基督教神學中的創造論

1、歷史背景

鑒於基督教創造論包含許多層面，我們不能在這裡作出完整討論，本文將聚焦於此教義的一個核心思想「無中創造」及其與希臘哲學的關係。有些當代西方基督徒認為，古代教父直接挪用希臘哲學來構建基督教神學，但這種看法忽略了基督教神學中「無中創造」思想的原創性。在很大程度上，「無中創造」是將基督教世界觀與希臘世界觀區分開來的分水嶺。在古希臘世界觀中，「無中生有」是不可想像的，因為「無中不能生有」(ex nihilo nihil fit) 是希臘思想家的基本共識。

亞里士多德在《物理學》中寫道：「從無中產生有，是絕不可能的，這一點所有自然科學家都認同。」⁹ 和其他希臘哲學家一樣，亞里士多德理所當然地認為：物質 (matter) ——構成萬物的原材料——是永恒自存的。柏拉圖在《蒂邁歐篇》裡表達了類似的理解：在創世時，創造者 (Demiurge)



只是將形式賦予物質，而物質是非被造的。這種宇宙觀與《聖經》啟示的上帝觀有根本衝突。基督教的上帝是創造萬物——包括物質——的造物主。如果物質不是被造的，那麼它就與上帝並存，上帝就不是全能的了。為了捍衛上帝對萬物的絕對主權，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們強調：上帝從絕對虛無中創造了萬有——包括物質。在此意義上，「無中創造」教義的誕生不是基督教希臘化的結果，而是聖經世界觀對希臘宇宙論深刻批評的產物。¹⁰

2、阿奎那論創造

許多神學家對「無中創造」教義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在經典神學家中，可以說阿奎那對創造概念作出的論述最整全而細緻。對阿奎那而言，創造不僅是一個信條，而且是理性可以證明的。阿奎那確實用理性，幾乎論證了創造教義的所有層面。限於篇幅，本文只討論阿奎那對創造內涵的闡述。¹¹

首先，阿奎那為「創造」提供了明確的定義。他指出，一切不完美的存在必然「整體上源自第一個完美的存在。……而我們稱之為『創造』，即將一個事物按照其實體全部帶入存在。」¹² 在《神學大全》中，他同樣宣稱：「考慮某個個別存在如何源自某個個別起因是不夠的，因為我們也當關注存在從整體上如何從普遍起因，即上帝，發出；我們用『創造』一

詞來指定這種產生。」¹³

其次，按照定義，阿奎那指出，創造不是變化。創造是將事物整體上從不存在帶入存在，但事物從無有進入存在需要無限的力量，在此意義上，唯有上帝可以創造。換言之，創造是上帝超越的、超自然的作為。既然如此，我們就不能用自然界的因果關係來理解或描述創造。這意味著：創造不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不是一個物理事件或過程——這對我們認清創造本質極為重要。¹⁴

創造是造物對上帝持續的本體依賴，揭示了上帝對造物既全然超越又深刻臨在的關係。
Creation reveals the continuous ontological dependence of the created on God, highlighting the relationship in which God is both wholly transcendent and profoundly present.

我們可從另一個角度認識這一真理。既然創造是「無中生有」的，創造就不是一種變化。在變化中，「首先需要有一個經歷變化的完整主體。因此，一個改變者的作用不會延伸到該事物的所有層面。……然而，一個創造者的作用延伸到被造事物的所有層面。」¹⁵ 比如，一個人的皮膚在烈日的暴曬下變黑。這是一個變化，因為皮膚變黑的前提是皮膚首先存在。但創造無需既存事物存在的前提，所以不是變化。因此，創造比變化更深刻、更徹底：變化作用於事物的部分，創造作用於事物的整體。一切物理過程或事件都基於變化。既然創造不是變化，創造就不是一種物理過程和事件，不能用自然科學的因果律來描述。

既然創造不是變化，那它的本質是什麼呢？阿奎那指出，創造其實是被造物相對上帝的關係。具體而言，創造的本質是被造物對上帝的本體之依賴關係。這一理解明顯地體現在阿奎那對「出自虛無」（*ex nihilo*）的闡述上。在阿奎那看來，*ex nihilo* 的第一層含義是：上帝的創造不需要既存的原材料。換言之，創造沒有質料因。但更重要的是 *ex nihilo* 的第二層含義：「在被造物中，無有先於存在。這不是時間或延續上的先……而是本體上的先，以致如果被造物只靠自己的話就不能存在，因為它只能從更高起因那裡獲得存在。」¹⁶

這意味著一個被造物本體上就是無有的，因為它的本質中沒有任何使之存在的原因。一個被造物存在是因為其從上帝那裡獲得存在。如果只依賴自己，被造物會立刻陷入虛無。「被造物在其存在的整個過程中徹底依賴於造物主持續的作用。……被造物按自身是真正的虛無，因此需要持續從虛無中被創造出來。」¹⁷ 一個被造物的被造有別於一棟房子的被建。一旦被建成，房子可以自己存在，不再需要依賴建房者；但一個被造物不能自己存在——只要上帝撤離祂的支撐，被造物就立刻歸入虛無。

創造不是一次性事件，而是持續將被造物從虛

無中帶入存在的過程。正因為此，阿奎那將創造和維護視為一種操作。創造揭示了一切被造物對上帝深刻的依賴關係，同樣彰顯了上帝對一切被造物的親密臨在。上帝不是如自然神論聲稱的那樣，提供了第一推動力後就離開宇宙，不再干涉自然規律的運作；相反，經典神學中的上帝臨在於被造物的最內在之處，祂離我們，比我們離自己還要近。

最後，為了澄清上帝的創造與自然因果律之間的關係，阿奎那提出第一因（*first cause*）與第二因（*secondary cause*）兩個概念。阿奎那認為，第一因是上帝對一切被造物的超越作為，超越被造界的因果律，不屬於自然因果律可以描述的範疇。很明顯，創造是第一因。第二因是被造物之間的因果關係，如萬有引力。

第一因與第二因的關係是什麼呢？第一因是第二因的基礎，並通過第二因作用於萬物。但同時，第一因和第二因相對獨立：第一因不取消第二因，第二因也不否定第一因。舉例而言，讓我們思考一個蘋果掉向地面的現象。在第二因——被造界因果關係——的層面上，萬有引力可以完全解釋這個現象，無需把上帝的作用拉進來。但第二因層面上解釋的自足性並不意味上帝沒有作用於此過程。相反，上帝無時無刻不作用在這個過程中，但上帝的作用屬於第一因層面：支撐一切事物，並透過第二因——萬有引力——作用在蘋果上。

總之，阿奎那的論述讓我們知道：（1）創造

是「無中生有」的，需要無限力量，是上帝獨有的超越作為；（2）創造不是變化，因而不是時間框架中的物理過程，不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3）創造是被造物對上帝持續的本體依賴，揭示了上帝對造物既全然超越又深刻臨在的關係；（4）創造屬於第一因，支撐第二因的被造界因果關係；但不能和第二因混為一

談，也不與第二因直接衝突。

現在，讓我們在這個基礎上重新思考「創造—進化之爭」。



志堅
癸卯年春畫



其實，將「創造」和「科學」放在一起本身就存在錯誤，因為創造本身不是科學概念。
In fact, placing "creation" and "science" together is itself a mistake, as creation is not a scientific concept.

再思「創造—進化之爭」

1、反進化論

我們首先來看捍衛創造論的第一種進路：反對進化論。這種進路的理念是：只要能證明進化論是錯誤的，我們就能反過來證明創造論是對的。其前設是：創造與進化相互對立或直接衝突。現在讓我們仔細考察這一前設。什麼是進化？在本質上，進化無非是一種變化——這可以從「進化」一詞的英文evolve看出，因為evolve的願思就是演變或發展。然而，如上所示，創造不是變化，因為創造是「無中生有」的。這意味著，進化和創造完全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

什麼樣的概念會相互對立或直接衝突呢？顯而易見，只有屬於同一範疇、類型或層面的兩個概念，才可能相互對立。比如，一個二維圖形不可能既是方的，又是圓的，因此就二維圖形而言，方和圓兩個概念是彼此對立的。方和圓相互對立，首先因為它們是同一範疇和層面裡的兩個概念。但是，一個二維圖形可以同時是方的和紅色的。方和紅不可能相互對立或直接衝突，因為方屬於形狀的範疇，而紅屬於顏色的範疇，兩者是不同範疇或層面裡的概念。由此可見，不同範疇或層面裡的兩個概念不可能直接衝突或相互對立。我們已經論證：創造不是變化，進化是變化，兩者是不同範疇的兩個概念。

既然如此，創造和進化怎麼可能直接衝突或對立呢？在這個意義上，若一味認為反對進化論就可以維護創造論，就是進入了一個概念性誤區——誤將創造理解為和進化同屬一個範疇或層面的概念。創造是上帝的超越作為，屬於第一因的範疇，將創造與進化直接對立，就是將上帝拉到屬於第二因的被造界因果關係之中。

誠然，不少採取這個進路的護教學者是為了榮耀神，捍衛神創造的主權；而且，他們的努力在護教和傳福音方面均取得了一定果效——畢竟，支

持進化論者不斷地否定上帝的創造，並以此倡導無神論，這個進路的護教努力可以對此進行還擊。然而，將上帝的超越作為和自然界因果律混為一談，始終是這個進路的誤區所在。

2、創造科學

在一定意義上，創造科學的倡導者犯了與反進化論者相同的錯誤——認為創造可以用自然界因果關係來描述。我們在上面已經論述：創造是「無中生有」的，不是一種變化，因而不是一種物理過程或事件，不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但創造科學的倡導者直接將創造拉進自然科學的領域，將上帝超越的作為和被造界的因果律混為一談，不僅扭曲了創造的概念，而且貶低了上帝的超越。

其實，將「創造」和「科學」放在一起本身就存在錯誤，因為創造本身不是科學概念。用科學去解釋或證明創造，不僅高估了科學的能力，而且低估了上帝的大能。不管是年輕地球說，還是智慧設計論，都是基於對創造的誤解。

3、神導進化論

最後，我們看神導進化論或進化創造論。與前兩種進路不同，這種進路沒有將創造和進化直接對立，看起來是一種進步。但在一定意義上，這種進路依然沒有擺脫前兩種進路的缺陷，依然將創造視為自然科學範疇的概念——這一點尤其體現在「進化創造論」這個概念上。「進化創造論」將「進化」和「創造」這兩個不同層面的概念捆在一起，依然是基於對創造概念的誤解以及對第一因和第二因的混淆。

神導進化論同樣將上帝作用的第一因和自然規律的第二因毫無意義地捆在一起。既然進化是第二因層面的概念，我們就沒有必要在前面加上「神導」，因為一切第二因層面的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都是「神導」的。在「進化」前面加上「神導」是畫蛇添足之舉，就像在「萬有引力」前面加上「神導」一樣。正如「神導萬有引力」是畫蛇添足，「神導進化」也是一種畫蛇添足。

結論與反思

由此可見，華人基督徒捍衛創造論的進路，尤其所謂的「進化—創造之爭」，陷入一定誤區。這種誤區主要源於對創造概念的誤解和神學深度的缺失。在科學主義的熏陶下，我們已經忘記創造論首先關乎上帝的超越作為和偉大全能，而非對被造世界的科學描述。創造論是上帝論的一部分，是神



筆者並不反對在合理範圍內用科學作為護教工具，只是，如果基督徒用科學理論或證據來「證明」上帝的創造，就應當引起警惕。The author does not oppose the use of science as an apologetic tool within reasonable limits. However, if Christians use scientific theories or evidence to “prove” God’s creation, caution is warranted.

學真理，而非科學知識。既然創造是上帝的超越作為，屬於第一因的範疇，創造就不可能與第二因的被造界因果關係直接對立（這是反進化論的誤區所在），也不可能被第二因的被造界因果關係直接描述（這是創造科學的誤區所在），也不能直接與第二因的被造界因果關係捆在一起（這是進化創造論的誤區所在）。

面對這樣的處境，我們今天應該如何捍衛創造論呢？如何走出「進化—創造之爭」的誤區呢？我有以下四點建議：


第一，恢復創造的奧秘性——不要將創造視為可以被理解的科學理論或知識，而重新將創造視為上帝超越而偉大的奧秘。

第二，提升華人基督徒的神學素養，讓我們更深認識上帝的絕對超越和深刻臨在。

第三，棄絕膚淺的科學主義思維，走出科學主義式護教的誤區，放棄那種認為唯有科學能驗證一切真理的幻想。

第四，提升華人基督徒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不再過度依賴美國基要主義的立場和言論。

如此，我們才能不僅更正確且有效地捍衛創造論，而且透過創造更深地思想和讚美上帝的偉大全能。

最後，筆者並不反對在合理範圍內用科學作為護教工具，只是，如果基督徒用科學理論或證據來「證明」上帝的創造，就應當引起警惕。

參考文獻：

1. 參考Philip Clayton, “Is Stephen Hawking Right about God?”,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stephen-hawking-doesnt-ne_b_707496, posted on September 13, 2010 (assessed on October 24, 2024).

2. [美]詹腓力，《審判達爾文》，錢錕、潘柏濤、李志航、何天擇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這本書的英文原版是Philip E. Johnson, *Darwin on Trial* (Washington, D.C.: Regnery Gateway, 1991)。

3. 除《審判達爾文》外，被翻譯成中文並在中國出版的還有：邁克爾·比希，《達爾文的黑匣子：生化理論對進化論的挑戰》，邢範錫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約拿單·威爾斯，《進化論的聖像》，錢錕、唐理明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等。

4. 無法找到此書的出版信息，可見大概不是正規出版物，其內容在豐盛恩典網上：<https://>

[wellsofgrace.com/gospel/gospel-books.htm](https://www.wellsofgrace.com/gospel/gospel-books.htm)（2024年10月25日閱覽）。

5. 大多數中文的福音性或護教性書籍或佈道，如里程的《遊子吟》，都包含專門批評進化論的內容。

6. 事工網站是<https://creation.com>，雜誌*Creation*的網頁是<https://creation.com/en/creation-magazine>，可以用包含中文的五十幾種語言閱覽。

7. <https://chinese creationscience.org>.

8. 如Francis S. Collins, *The Language of God: A Scientist Presents Evidence for Belief* (NY: Free Press, 2006); Denis O. Lamoureux, *Evolutionary Creation: A Christian Approach to Evolution* (Eugene, OR: Wipf & Stock, 2008).

9. Aristotle, *Physics*, trans. Robin Waterfiel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David Bostoc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

10. 對此話題更詳細的論述，可參考葛擁華，《多與一：奧古斯丁與阿奎那論創造的分受》（新北：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聯合出版，2023）。

11. 參見葛擁華，「阿奎那的宇宙觀及其現代意義」，《恩福》雜誌 56（2015）：23-24。

12. *Aquinas on Creation: Writings on the “Sentences” of Peter Lombard 2.1.1*, trans. Steven E. Baldner and William E. Carroll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1997), 74.

13.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Latin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notes, appendices and Glossaries (Cambridge, UK: Blackfriars, 1964-1975), 1.45.1.

14. 關於上帝的超越與自然科學關係的討論，可參見唐理明、葛擁華，「從創造與上帝看科學與形而上學」，《恩福》雜誌 58（2016）：25-27。

15. *Aquinas on Creation*, 74.

16. *Ibid.*, 74-75.

17. Baldner and Carroll, “Analysis,” in *Aquinas on Creation*, 42-43.

作者是西三一大學中文神學部主任。

走入以巴文學

(2之1)

陳韻琳

若想要瞭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除觀光之外，唯有文學藝術可以帶領我們登堂入室，「看見」他們的生活，「聽見」他們的心聲。

這系列精心擇選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作家筆下的文學，將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重大歷史事件串連起來。在一則一則文學故事中，讀者可以看見，在這些影響世界局勢的年代中、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的人們。全文共分為兩大部分，此文是第一部分，探討了猶太人到巴勒斯坦拓荒時期及以色列建國前後的兩位以色列作家之代表性書寫；另外還介紹了一位國際知名的巴勒斯坦作家，透過他的兩部著作，展現以色列建國後父子兩代的奮鬥與逐步的失落。

以色列的拓荒時期：

耶路撒冷是家鄉還是異鄉？

談到以色列文學，一定要最先提及於196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山謬·約瑟夫·阿格農 (Shmuel Yosef Agnon, 1888 - 1970)，不只是因為他堅持用希伯來語寫作，也是因為他的作品聚焦於以色列建國前的幾次回歸運動中拓荒者的生活；他將文學作品與當時的猶太民族復興運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成為鼓舞猶太人民振興民族、走向新生活的精神領袖。

阿格農出生於波蘭東部，於以色列第一次回歸 (1881 - 1903) 時期，就從東歐來到以色列，後短暫回歐洲，在第三次回歸 (1919 -



Sometimes small things lead to great joys.

— Shmuel Yosef Agnon —

AZ QUOTES

1923) 時期，徹底搬離歐洲來到以色列，因此他比以色列建國後才回歸的學者擁有更多的領導聲望。

阿格農雖受德國文學魔幻寫實風格 (諸如卡夫卡、湯馬斯曼、鈞特葛拉斯) 的影響，但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上，他卻說真正影響他最深的，其實是聖經文本。而他的創作因著與聖經互文，又帶有魔幻風格，的確是比較艱澀的文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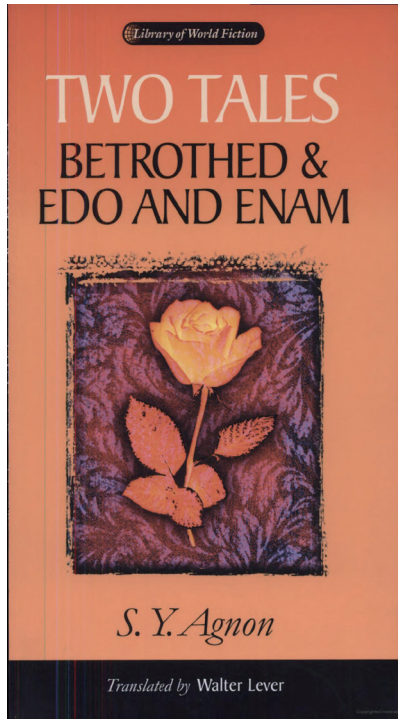
建國前的1943年，阿格農發表的《未婚妻》(或名《訂婚記》)，就是用聖經中雅各與拉結的愛情互文。舊約聖經中雅各深愛的拉結，終究無法跟雅各回到家鄉，她難產死於回鄉途中的伯利恆。

在《未婚妻》一文中，男主角雅各從奧匈帝國加利西亞 (波蘭、烏克蘭邊境) 到巴勒斯坦教書做研究，他跟六個已從各處移民過來住在雅法的女子非常要好，被人稱為「七大行星」。還未移居前，在歐洲，雅各有一個有恩於他的長輩。幼年時雅各和長輩的女兒蘇珊常玩在一起，甚至玩過訂婚儀式——他們剪下自己的頭髮，將兩人的頭髮纏繞在一起，並且一起燒了。後來上了高中，兩人分隔太遠，漸漸就失去了聯絡。當雅各大學畢業、到雅法做海草研究時，長輩的妻子過世，長輩帶著女兒蘇珊四處旅遊，到埃及後，決定途經巴勒斯坦探望

雅各。他們到了雅法，跟雅各碰面，而長輩更希望的是去聖城耶路撒冷，這是他們心靈的歸鄉。

若是跟在雅法和雅各並稱「七大行星」的女孩相較，蘇珊很明顯地就對巴勒斯坦這塊

回耶路撒冷就是歸鄉，這僅僅是一個遐想，一個在歐洲逼迫下的美夢。
Returning to Jerusalem is akin to returning home. It is merely a fantasy, a dream born out of the persecution in Europe.



土地水土不服。她是受歐洲的文化滋養的，但歐洲對猶太人的逼迫日甚，按理說回到巴勒斯坦這塊土地、回到應是心靈故鄉的耶路撒冷，應該是一種救贖，但蘇珊卻非常哀愁：「未來的日子會比過去的日子好過嗎？我夢到我死了，我既不高興，也不哀傷，身體平靜地躺著，這種平靜，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懂得，這樣最好，我什麼也不要也不求，就好像我消失在無窮的藍空中。」

然後蘇珊就在巴勒斯坦這塊土地上生病了。在回巴勒斯坦以前從來沒有聽過這種病，她不但頭發昏，腿部也喪失行動的能力，只要她一動就會抖個不停；她說話的時候聲音不清，好像別人在說夢話一樣。她所想的也只是睡覺，她能夠在任何時間、場所睡著，有時候甚至一連睡好幾天，醒來後又會立刻睡著。

故事最後，雅各的海草研究論文被學術界重視，因此他受邀請去美國紐約大學任教，即將離開巴勒斯坦。雅法六個女孩發起一個遊戲，就是奔跑競賽——誰先從海邊奔跑到古穆斯林墓地，誰就有資格取得海草編成的桂冠。這形同是一個訂婚儀式。誰是雅各的未婚妻呢？

故事結尾，阿格農發揮了他傳承的魔幻寫實文風，將爭搶未婚妻名分的奔跑競賽寫得非常魔幻，因為大家都發現，不知何時，罹患睡眠症的蘇珊竟然跟他們一起奔跑著，並搶先抵達古穆斯林墓地終點，仍閉著眼，卻將桂冠戴到了自己頭上。

《未婚妻》這個故事，透過與舊約中雅各、拉結的愛互文，陳述以色列尚未建國前的回歸時期，蘇珊這個「現代拉結」無法歸鄉的兩難。她們世世代代被歐洲文化滋養，已無法適應巴勒斯坦屯墾時期的文化荒蕪，尤其去到聖城耶路撒冷，更有窒息之感，因為耶路撒冷所連結的信仰與文化，跟在歐

洲扎根好多世代的猶太人之間，已經有太多隔閡。回耶路撒冷就是歸鄉，這僅僅是一個遐想，一個在歐洲逼迫下的美夢；但當真正站在這夢土之上，才發現自己是個徹底失根的漂泊人。所以雅各離開，蘇珊罹患嚴重的睡眠症（暗示著死亡）；而他們幼年時在歐洲立下的婚姻誓言，終究是一場無法履行的死別。

以色列建國前後： 英雄文化下被掩蓋掉的痛苦

談到阿格農這位諾貝爾文學大師，就一定要談談以色列文學家阿摩斯·奧茲（Amos Oz，1939 – 2018），因為他的家族跟阿格農淵源頗深。奧茲的伯公約瑟夫·克勞斯納（屬第二代回歸潮，於1919到雅法）跟阿格農同有被尊敬的地位，卻彼此不服對方。奧茲的父親也不喜歡阿格農魔幻寫實的筆法。他來自立陶宛，自認具備立陶宛人理性至上的天性，不但不喜歡魔法、超自然，甚至不喜歡任何披上朦朧的浪漫主義和神秘主義外衣，或蓄意令感覺混亂並剝奪知性的東西。

作為以色列知名作家，奧茲擁有非常多描述以色列回歸及建國前後時期的作品。但是，奧茲書寫父母經歷的《愛與黑暗的故事》卻直到2002年才發表，那年奧茲已經79歲了。他寫道：「我現在是以父母的父母身分寫這本書，懷著哀傷、憐憫、同情、幽默、諷刺，以及好奇、耐性。我寫此書是為了把死者請到家中作客，我們必須交談。」

奧茲的父親受到以色列社會英雄式氛圍的影響。在幾次回歸運動中，以色列社會需要英雄式的氛圍——唯有英雄敢開疆闢土，在荒蕪中為以色列預備未來。英雄絕不多愁善感、負面思考，他們永遠有將逆勢扭轉成順勢的智慧與勇氣。這種英雄式氛圍，甚至讓以色列不太能接納二次大戰後的猶太



在以色列，奧茲的父母沒有清晰界定的位置，他們一隻腳踏在隸屬團體裡，另一隻腳則懸在空中。
In Israel, Oz's parents found themselves in a position that was not clearly defined. One foot belonged to a group they identified with, while the other hung suspended in the air.



AMOS OZ

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

人倖存者。整個社會氛圍，就是要他們對過去的苦難保持沉默。

奧茲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寫道：「我幾乎沒有和爸爸說過真實情況，他也幾乎沒有對我說過他的童年、他的愛情、一般意義上的愛情、他的

的父母、他哥哥的死、他自己的疾病、他的痛苦、或者一般意義上的痛苦。我們甚至從來沒談過母親的死，一個字也沒談過。」在奧茲父系家族中，他們很樂意表達公共情感，但是，表達個人情感卻是艱難的。

聯合國通過以色列建國的那天晚上，父親睡在奧茲旁邊，說：「從現在開始，從我們擁有自己的國家開始，你永遠不會只因為是猶太人而受人欺侮，不會，永遠不會。從今天晚上開始，這樣的事情在此結束，永遠結束了。」奧茲伸手摸父親的臉龐，就在他高高的額頭下，他的手指沒有摸到眼鏡，而是突然摸到了淚水。有生以來，無論在那個夜晚之前、還是之後，甚至在媽媽死去時，奧茲都沒有看到爸爸哭過。

奧茲父親不喜歡魔幻與神秘主義，最後也傷害了婚姻，因為奧茲的母親恰好擁有喜歡神秘與浪漫的文化背景。阿格農在寫給奧茲的信中，曾談到奧茲的母親，說：「她站在門口臺階上，說話不多。」奧茲認為，阿格農寫的《她在盛年之際》，故事開頭有他母親的形



電影《愛與黑暗的故事》劇照

象：「母親在盛年之際去世，三十歲那年離開了人間，她在世間時日不多且痛苦，終日坐在家裡大門不出……」

不過，奧茲的母親並非終日坐在家裡，她出去的時候不少，只是，她在世間的時日也不多且痛苦。阿格農《未婚妻》（1943）中的蘇珊彷彿是奧茲母親的影子：「我覺得這個世界離我好遠。現在我人在這裡，我也不覺得是世界的一份子。」

為何奧茲的母親在以色列這麼不快樂呢？建國前回歸以色列的人，匯集著許多高水平知識分子。奧茲的父親認為自己可以成為耶路撒冷一位富有獨創性的學者、擁有希伯來復興精神的勇敢先驅；但是無人需要他的學術成就，因為耶路撒冷有資格的文學專家遠遠超過學生人數，何況奧茲父親拿的是波蘭的警腳證書。所以，奧茲的父親做了圖書管理員，夜間用餘力撰寫中篇小說史和文學史的其他條目，出書後卻無人購買。

奧茲的母親來到以色列當然也有夢想。她也許夢想在以色列的一個鄉村學校過教師生活，邊讀書邊創作，在閒暇之際寫寫抒情詩，不然就寫感傷而多用典故的短篇小說，好跟歐洲的文學家們建立某種平和的精神聯繫。但她卻是在地下室的住房裡度日，做飯、洗衣服、清潔、烘烤、照看一個病恹恹的孩子（即奧茲）。

在以色列，奧茲的父母沒有清晰界定的位置，他們一隻腳踏在隸屬團體裡，另一隻腳則懸在空中。不過，奧茲的父親擁有公領域的發言權，奧茲的母親卻沒有。在克勞斯納家人當中，她從來不能表達真正的自我，若是表達出來，他們會認為她特別奇怪，儘管他們總是對她彬彬有禮。奧茲的母親

被拔離了歐洲文化沃土後，到以色列這充滿優渥學識的拓荒勇者群中，連奧茲的父親都缺乏機會，遑論女性？

於是，母親沉默了，卻也非常渴求讀書。她對奧茲說：「當人不再能夠從你那裡得到好處、快樂、利益，或者不能從你那裡得到好的感覺時，總是會對你置之不

在《愛與黑暗的故事》發表之前，奧茲從未寫過他父母的故事。他必須透過書寫，才能回顧並釐清這深藏心底的愛與黑暗。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 Oz had never written about his parents' stories. He had to process the deep love and darkness hidden within through writing.

理，而書永遠也不會拋棄你。」在奧茲的記憶中，母親總是拿著一本書，將書攤在腿上，彎著腰讀書。這是她宣洩苦悶的唯一方式。

奧茲書中談到母親自殺前的最後一年：「我們被綁縛在一起，我們之間相隔一千光年，不是光年，是暗年。我知道他們經歷著怎樣的痛苦嗎？他們兩人呢？我父親知道她的苦楚嗎？母親理解他的苦難嗎？」1952年1月6日，奧茲的母親在台拉維夫哈姬姐姐家中吞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哈姬阿姨說：「結束生命前在我們家的那兩天，她盡力了。」

對母親的悲悼期結束後，房子終於清靜下來，當父親與奧茲把門關上，只剩下他兩人時，他們之間幾乎無話可說。從母親去世到父親去世的二十年間，他們一次也沒有談起母親，隻字未提；也沒有談起自己，更沒有談起絲毫與感情有關的任何事情。爾後父親過世，父親死後，奧茲也幾乎沒有談起他。奧茲說：「彷彿我是棄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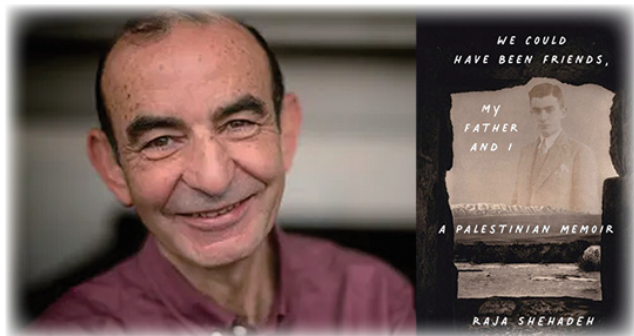
奧茲在母親自殺前，被迫扮演一個角色——當父母人生不稱意時，他必須默默承擔，並適時將其轉化為英雄式的勝利。他說：「有些時候，年輕人會離開父母的家前去尋找自我或者喪失自我，但是在50年代初期反對家長壓迫的極點，就是去基布茲。」基布茲離耶路撒冷非常遙遠，在加利利，在沙崙平原，在內格夫和山谷，一個能夠吃苦耐勞的新型拓荒者階層正在形成。奧茲寧願成為他們當中的一份子，也不願意像父母、或充斥整個耶路撒冷的那些憂鬱苦悶的逃難學者。

在《愛與黑暗的故事》發表之前，奧茲從未寫過他父母的故事。他必須透過書寫，才能回顧並釐清這深藏心底的愛與黑暗。這不只是關於奧茲的父母，也不只是奧茲的故事，更是那段拓荒英雄時代邊緣者的真實心聲。

以色列建國後的巴勒斯坦人： 為建國奮鬥的理想與重負

談完以色列作家奧茲，緊接著一定要談一談巴勒斯坦作家拉加·薛哈德（Raja Shehadeh，生於1951年），他們有著非常相似的創作背景與創作慾求。

奧茲的《愛與黑暗的故事》雖然緊緊著建國前後，但他卻得等到自己「年歲成了當年父母的父母」，才能把母親抑鬱自殺以及跟母親抑鬱心境完全不對襯的拓荒英雄氣勢，書寫成書。他一定得書



寫，那種「棄嬰」似的自我傷痛才能被療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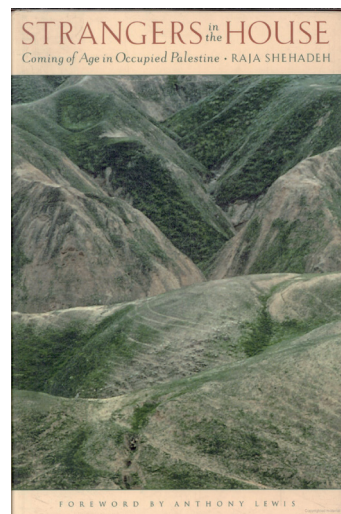
薛哈德的《我們一家陌生人》於2002年出版，也是環繞以色列建國，書寫巴勒斯坦父子兩代的處境。並且，跟奧茲一樣，非得書寫成書，他才能擺脫痛苦。他的父親一輩子獻身給巴勒斯坦，卻遭刺殺；而在司法權屬於以色列的情況下，該案並沒有得到公正緝凶。

《我們一家陌生人》與《愛與黑暗的故事》一樣，都是回憶自傳體，奧茲寫《愛與黑暗的故事》時，年事已高，可以隔著距離整理痛苦往事，因此字裡行間甚至帶著一點幽默。而薛哈德為了擺脫喪父及司法不公的痛苦糾結，書寫的《我們一家陌生人》字裡行間充滿巴勒斯坦的哀愁。

薛哈德是基督徒，既是律師，也是人權鬥士與作家，創立跟國際連線的人權組織「Al-Haq」，一開始專門處理巴勒斯坦人面對以色列法律之不公平待遇，後也涉及女權與勞工議題。繼2002年出版《我們一家陌生人》，2008年出版的《漫步巴勒斯坦：消逝中的風景》獲得歐威爾獎。

《我們一家陌生人》從以色列建國那一年開始書寫，居住地被劃為以色列國境的巴勒斯坦人紛紛逃離，去往約旦河西岸與約旦暫居，光是1948年5月，拉姆安拉就湧入三萬難民。薛哈德家族住在雅法，在拉姆安拉有別墅，原本是去度假，未料從此回不了家，沒機會跟雅法說再見，也跟在雅法打拚出來的一切揮手告別。

當時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覺得，避居約旦河西岸或更往東到約旦，是暫時性的，阿拉伯聯盟一定會把以色列趕出巴勒斯坦，但薛哈德的父親



父親過世那幾年，是薛哈德這輩子最煎熬的時刻。是寫作救了他，讓他不至於絕望。The years following his father's death were the most tormenting period of Shehadeh's life. Writing saved him, keeping him from falling into despair.

跟其他巴勒斯坦人看法不同：「阿拉伯人當真相信他們公開宣稱的東西？莫非阿拉伯政治家沒有足夠的見識明白以色列已經在那裡生根茁壯？」父親這樣的遠見，促使他非常早開始以律師的角色到處宣告：「趕快承認以色列，並根據聯合國的提議，成立巴勒斯坦國。因為若不接受聯合國提議的兩國主張，巴勒斯坦人遺棄的不僅是房子而已，連同他們的生活也拱手任由外人謀劃管理。」這樣的看法使父親背負「背叛通敵者」的罪名，也讓薛哈德的成長歷程充滿辛酸。一方面，他擁有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失落感：「即使拉姆安拉逐步改頭換面，巴勒斯坦失落的世界還是主宰著我的生活。」另一方面，父親成為「背叛通敵者」，卻仍堅持到處建言、說服巴勒斯坦人接受現狀，也讓薛哈德童年到青少年的成長歷程充滿苦澀。每天，大馬士革的電臺廣播衝著父親罵：「你是個賣國賊、卑鄙的通敵者，你想要投降……」

薛哈德在《我們一家陌生人》中寫道：「我和73歲父親共度的最後幾個月是最艱辛的關卡，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提振他的精神，就像我的人生沒有任何東西能夠令他感到欣慰。他還讓我擔心的是，他有四個案件，牽涉到巴勒斯坦內極端危險的人物，與他們對立。」父親在1985年被割喉刺殺，當時薛哈德正在美國巡迴演講，書中描述「以色列警察姍姍來遲，幾個小時連一輛救護車都沒來，現場也沒有封鎖隔離。他們讓他躺在那裡，讓全城的人瞧見，他們對他的死亡棄而不顧，如同生前對待他的態度一般，他們讓他血流個不停，雨水打在他身上，甚至沒人費事拿個東西幫他遮蓋。」

是誰殺了薛哈德的父親？謠言說，是巴勒斯坦極端派，他們不滿父親的主和，因而殺了他。以色列對薛哈德父親之死的偵查曠廢時日，進度緩慢，因為他們是為屯墾約旦河西岸的佔領者以色列人服務的。唯一能確定的是，兇手是巴勒斯坦人。二十年後，薛哈德才輾轉得知，父親的官司涉及兇手的利益，所以父親被殺害，但兇手被以色列保護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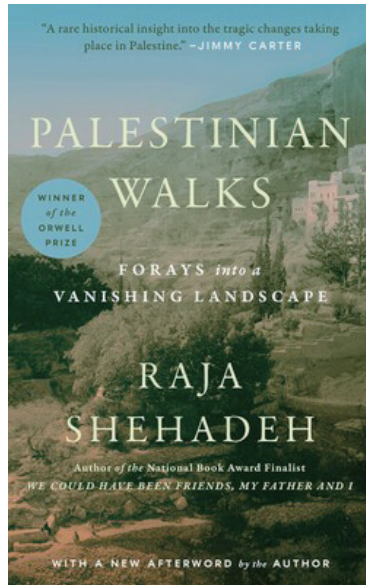
父親過世那幾年，是薛哈德這輩子最煎熬的時刻。是寫作救了他，讓他不至於絕望。薛哈德寫道：「我無法避免地開始尋覓那名為我父親的男人，這個過程在他死後依舊持續了許多年。」這「尋找缺席父親」的心靈渴望，影響薛哈德的生涯規劃。儘管他到當時尚未內亂、充滿多元異文化的國際大都會貝魯特求學，甚至遠赴倫敦修習法律，遠到印度接觸瑜珈、冥想，這些都沒有斷掉回鄉為

巴勒斯坦人奮鬥的願望。

薛哈德回到巴勒斯坦，發現巴勒斯坦人遠比他離開前更加艱苦。有些人從事反抗運動；那些採取軍事行動被捕的人，被嚴刑拷打，在以色列監獄囚禁多年；其他人一旦被貼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行動分子的標籤，就絕無可能取得重要證照，形同失去自由。至於忍耐順從的平凡百姓，他們經濟與生活被限制，發展落後，土地充公，集體懲罰，令生活難以忍受。

薛哈德像父親一樣從事律師工作，為巴勒斯坦人爭取權益。但經過西方洗禮的他，發現巴勒斯坦人需要向以色列學習，以色列終究是從歐洲遷徙過來的，跟閉處阿拉伯世界的巴勒斯坦人相較，以色列的確有文明的優勢。但他的這些想法，讓巴勒斯坦人無法徹底相信他回來是為巴勒斯坦人服務的。薛哈德發現自己正在重蹈父親的覆轍，但比父親更有優勢的是，他有西方人脈，因此他能創立人權組織「Al-Haq」，此外，他有一支筆可以成為利器，他不斷地把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寫成文字，投稿到西方的報章雜誌，並接受西方世界的邀約演講。

薛哈德2008年獲得歐威爾獎的作品《漫步巴勒斯坦：消逝中的風景》，描述了他從1978年起開始，在約旦河西岸漫步，漫步到2007年，共三十年，中間還包括1985年父親過世的人生大事件。他描述了那片大地曾經是如此的原始、開闊而美麗，曾幾何時散步變得非常危險，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都可能在遠方拿槍瞄準他，甚至射出子彈。到最後一次漫步，大地已被屯墾區與隔離牆，永遠地改變了……



作者為平面與網絡媒體作家，致力於推廣「為成人說故事」。

「讓教會一起 宣告和展示基督」 ——第四屆洛桑世界福音大會簡報

龍降恩

2024年9月22日至28日，第四屆洛桑世界福音大會（The Fourth Lausanne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簡稱L4）在韓國仁川成功舉行。來自202個國家的近5400位參會代表齊聚在松島會展中心，另有數千位線上參會者，總計超過一萬名全球基督徒代表參與了本次歷史性盛會。



的幾個字是「我不需要你」。他把L4定義為「一個為期多年的全球性多中心進程，由洛桑平台推動，旨在促進全球教會的合作，為使萬民作主門徒，並塑造2050年的世界」。關鍵詞「多中心」提醒我們：宣教不再是「從西方到他方」，而是「從各方到各方」。

在過去一個世紀內，全球教會及其

宣教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10年愛丁堡世界宣教大會超過1200人的參會代表中，只有不到20人來自非西方世界。相較而言，今年L4的參會者遠遠更為多元化，更加接近並預嘗了那來自「各國、各族、各民、各方」的終末敬拜（啓七9）。洛桑運動的獨特價值在於它為普世教會合一宣教提供了一個廣泛（comprehensive）、協調（coordinated）、合作（collaborative）的平台。

L4的節目內容極其豐富，精彩紛呈。大會根據使徒行傳設計出每日的分主題：「聖靈的工作」、「使命的團體」、「逼迫和宣教」、「基督徒在職場」、「僕人式領導力」以及「基督是主」。其中，「逼迫和宣教」的主題被許多參會者視為亮點之一。海外基督使團（OMF International）前總主任馮浩鑾（Patrick Fung）在其主題信息中強調：「逼迫不會摧毀教會，而妥協的福音則會！」這對於正在遭受逼迫的非西方教會而言是莫大的安慰，

洛桑運動及其第一屆大會是由葛培理（Billy Graham）和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於1974年在瑞士洛桑創立，旨在推動「全教會將全備的福音傳遍全世界」。第二及第三屆洛桑大會分別於1989年和2010年在菲律賓馬尼拉和南非開普敦舉行。洛桑運動在其五十週年之際重返亞洲，其重大歷史意義不言而喻。大會聯席主席、韓國大地教會主任牧師李在勳表示，希望L4不僅激勵韓國教會的宣教，而且激勵亞洲教會乃至全球教會的宣教。

L4的大會主題是「讓教會一起宣告和展示基督」（Let the Church Declare and Display Christ Together）。其中，「宣告」和「展示」繼承了洛桑對「全備福音」的理解，即福音佈道和社會關懷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不僅如此，全球教會必須「一起」同行和同工，方能承擔普世宣教的大使命。洛桑運動現任CEO邁克爾·歐（Michael Oh）在大會開幕演講中強調，阻礙教會合一宣教最危險

「讓教會一起宣告和展示基督」固然是又大又難的艱鉅任務，但卻可以從最不起眼的小事上盡忠實行。The calling of "Let the Church Declare and Display Christ Together" is undoubtedly a great and challenging task. However, it can start with the most inconspicuous small acts of faithfulness.


而對於似乎遠離逼迫的西方教會而言則是必要的警示。此外，筆者目前就讀的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其校長菲利普·萊肯（Philip Ryken）基於使徒保羅的典範，闡述了何謂「僕人式領導力」。令筆者感動的幕後故事是，萊肯校長邀請了筆者和另一位來自非洲的青年領袖全程參與了他的講章預備。他培養後輩的身教之方式（method）佐證了他言傳之信息（message）。以上兩位講員和許多洛桑領袖一樣，體現了該運動所提倡的屬靈領袖三大特質（H.I.S. leader）：謙卑（Humility）、正直（Integrity）和純樸（Simplicity）。

歷屆洛桑大會除了開展重要的議程，還會發佈重要的文件。繼《洛桑信約》（1974）、《馬尼拉宣言》（1989）和《開普敦承諾》（2010）之後，L4產生了兩份重要文件：《大使命現狀報告》和《首爾聲明》（均已通過網絡發佈）。《大使命現狀報告》匯聚了全球150多位宣教戰略專家的研究成果，分析了大使命的履行現狀，及其最關鍵的缺口和機遇。據此，L4下午的分組議程就聚焦於25個「合作/攜手彌合大使命缺口」的交流實踐。《首爾聲明》既建基於洛桑之前的基礎文件，又擴充了一些未被充分關注的領域；涵蓋的主題為：聖經、教會、人類、門訓、民族、科技。洛桑運動的所有文件都共同傳達了其四重異象：給每個人傳福音，為每個民族和地區建立門訓的教會，為每個教會和領域培養基督式的領袖，並在社會各個層面產生國度的影響。

自1974年以來，在洛桑運動的平台上，中國內地教會幾乎一直是缺席和無聲的。這次感謝上帝開道路，帶領百餘名中國內地背景的代表從世界各地成功赴會，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兩年前，筆者有幸以青年領袖身分加入洛桑理事會列席議事。這次大會期間，雖然背負壓力和風險，筆者深感榮幸有機會上台分享了中國教會和宣教中國運動的見證。筆者還參與組織了CN團隊的會前會（主日崇拜和大會指南）、會中會（中港台牧者聯誼），及會後會

（回顧總結和答謝夥伴機構）。在會前會上，邁克爾·歐代表洛桑運動向我們流淚講述了一個感人的故事：普世大家庭歡迎一位離散多年的家人回家。是的，對於中國教會和全球教會而言，L4是一次睽違半個世紀的家庭大團圓，其中也包括五位與會的恩福家人。

當然，本簡報並非報喜不報憂。和歷屆大會一樣，L4也或多或少地引發了各種爭議和批評。比如：有人質疑大會對實體參會代表的篩選機制不盡合理；有人批評會費過於高昂（即使大會募集並發放了數百萬美元的獎學金，尤其是向欠發達地區的參會者）；韓國本地一些保守派教會抗議洛桑對同性議題的立場不夠（像他們一樣）鮮明；大會期間一位女性講員對於時代論及中東以巴議題的觀點引發了激烈爭論等等。魯益師（C. S. Lewis）將「純粹的基督教」（Mere Christianity）比喻為上帝家中連接著不同房間（宗派）的大廳。筆者感謝上帝使用洛桑，如同一位忠心的管家（雖然並非完美），邀請普世教會大家庭的家人們離開各自的房間，聚集到大廳中，互相交流，彼此相愛，共同承擔上帝託付給祂眾兒女的大使命。試想：在那樣一個大廳中，肯定不只有悅耳和諧的聲音，難免有刺耳的噪音、雜音，甚至爭吵的聲音。然而，通過聆聽（即使不同意）彼此不同的聲音，全教會也有機會一同操練傾聽上帝的聲音。

在本文尾聲，筆者由衷感謝韓國教會對L4的忠心擺上。他們不僅有火熱的禱告，也有熱情的服事。尤其本次大會有1400多名的韓國志願者參與，令人印象深刻。當大會閉幕之後，許多志願者不僅沒有顯露疲態，反而繼續滿懷熱忱地向離場的與會者奉上夾道歡送的微笑和祝福！這提醒我們，面對一個觀望甚至敵視福音的世界，「讓教會一起宣告和展示基督」固然是又大又難的艱鉅任務，但卻可以從最不起眼的小事上盡忠實行，比如，從對他人的一句祝福（宣告）和一個微笑（展示）開始！

恩福家人參會心得

把整全的福音傳到地極

鄭路加

今年9月22至28日，我參加了在韓國仁川舉行的第四屆洛桑會議。在此之前，洛桑運動對我來

說，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說熟悉，是因為我在教近代史的時候，基本都會停在洛桑運動的伊始。其主要的創始人葛培理和斯托得，都在上次洛桑會議（2010年）之後的2018年和2011年才過世。

來自五十個受逼迫最嚴重地區的代表們一一上台，求主憐憫並為逼迫者禱告、求赦免。Representatives from fifty of the most heavily persecuted regions came to the stage one by one, praying for God's mercy and interceding for their persecutors, asking for forgiveness.

說陌生，是因為我很難想象，普世教會聚在一起會是什麼樣子。

此次洛桑會議，就眾教會落實大使命所面對的挑戰，展開了頗為密集的討論。開幕式的敬拜，5000多男女老幼，各種膚色，不同語言，多元背景，聚集一堂讚美同一位主的場景，讓人越發期待那日萬國萬民敬拜主的榮景。


來到會場之前，我就知道本次會議要慶祝洛桑五十週年。我也很好奇，這樣一個以普世宣教為目標的大會將如何慶祝。來到會場不久，答案就一目了然了。洛桑沒有太駐足於過往半個世紀的光輝歲月，而是非常堅決地帶領眾教會面對新的挑戰，關注如何在新的時代讓眾教會把整全的福音傳到地極。

這種向前展望的精神，從節目的安排就可以看得清楚。大會設計了相當大比例的工作坊和討論小組，集中討論新科技和人工智能對宣教的影響。甚至在大會的開幕和閉幕式上，都頻頻展現高科技元素。這些都是前三屆洛桑會議不可能出現的。尤其是疫情之後，幾乎世界各地的教會都採用了某種程度的在線聚會。教會在傳統聚會模式和資訊時代模式之間，到底應該如何選擇？雖然短短的幾個下午，很難得到決定性的答案，但是所有人都明白，今天的教會必須非常認真地直面資訊時代所帶來的挑戰。

另一件非常值得一提的事情是，《下一個基督教王國》（*The Next Christendom*, 2002）裡面所預測的——非歐美國家（即，不屬於歐美國家）的教會將塑造第三千年的教會文化——在本次會議基本上已經成為事實。無論是與會人數的比例，大會的主持人和風格，以及會議中探討的議題，基本上都是由主體世界的代表來主導。

在諸多非歐美的與會者中，中國代表接收到普世教會滿滿的愛。洛桑會議自1974年以來，這是第一次有直接來自中國的參與者。會議期間，不知道有多少次不同地區的人，共同為華人信徒禱告守

望。大會第三天特別安排了整整一天的時間來匯報，並為各地受逼迫的教會禱告。

當晚結束時，來自五十個受逼迫最嚴重地區的代表們一一上台，求主憐憫並為逼迫者禱告、求赦免，這無疑是整個大會的淚目時刻！

屬靈盛宴的三個亮點

張芮

今年9月，我有幸參加了第四屆洛桑大會。這是一場屬靈的盛宴，匯聚了來自世界各地的牧者、宣教士和學者，共同探討當代宣教的使命與挑戰。短短幾天內，我感受到神在全球教會中的工作，看見祂藉著不同文化、語言、背景的人們成就祂的旨意。每一天的安排都令人目不暇接，其中的經歷讓我深受觸動，特別是三個亮點讓我至今記憶猶新：合一的敬拜、宣教士的見證以及對新世代的關注。

天國的敬拜：萬民合一的讚美

大會的開幕敬拜讓我深感震撼。各國代表用他們熟悉的語言和樂器一起獻上敬拜，場景美妙和諧，彷彿不同文化的音符在這裡融為一體。古典樂器與現代樂隊交織，不同的語言一起歌唱，彼此毫無衝突，反而彰顯出一種萬族萬民在基督裡合一的美好。大家同心合意，口唱心和，來自全球各地的人一同讚美神，歡呼雀躍。

那一刻，我彷彿瞥見了天國的一瞬間：無論人種膚色、性別職業，只要站在神的面前，都是祂的子民。在那場敬拜中，聚在一起的歌聲渾厚而有力，似乎要衝破屋頂，直達天際。我不禁想到啟示錄所描繪的景象：「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啟七9）這樣的敬拜在大會的一週內多次出現，每次都讓我感到心靈被提升，與神更加靠近。

宣教士的見證：拋下一切，收獲一切

第二件深深觸動我的事，是那些前往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他們離開了自己熟悉的環境，舉家搬遷到陌生的地方，從語言、飲食到文化，無一不需要重新適應。然而，他們卻毫不猶豫地回應神的呼召，用他們的生命見證福音的力量。在與幾位宣教士的交談中，我感受到他們對神國度的熱愛遠遠超過對個人利益的追求。他們中有許多人已經在宣教地生活了十幾年，甚至更久。他們不僅能夠流利地使用當地語言，還能同時以旁觀者和親歷者的角度



年輕人不僅需要被教會牧養，還需要成為彼此間的福音夥伴。
Young people not only need pastoral care from the church but also need to become Gospel partners to one another.


來看當地的文化，與神學相結合，將福音以當地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分享出去。他們的努力讓我感到敬佩，而他們的信仰則讓我倍感震撼。

一位宣教士告訴我：「看似是拋下一切，其實是收獲了一切。因為在神的呼召中，我每天都親身經歷祂的供應和同在。不管去到哪裡，我都知道祂已經為我預備了道路。」這句話讓我反思：我是否也願意為了神的國放下自己的舒適區？是否能夠像他們一樣，將一切都交托給神，單單憑信心生活？

面向未來：年輕一代的使命與力量

大會下午的安排是“Gap Meetings”，討論當代教會需要彌補的二十五個「鴻溝」（gap）。這些討論關注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從全球老齡化到教育問題，從人工智能（AI）到未得之民。

我特別選擇參加了關於年輕一代的兩個研討會：Alpha和Arise Asia的工作坊。這些討論讓我看到全球教會對年輕一代有著多麼深切的關注和期望。在工作坊中，主講者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年輕人不僅是「福音的禾場」（mission field），更是「福音的力量」（mission force）。他們認為，年輕人不僅需要被教會牧養，還需要成為彼此間的福音夥伴。他們倡導年輕人通過互相傳福音，一起結伴同行。這種關注讓我重新思考年輕人在教會中的角色。作為年輕一代的一員，我深知自己不僅需要被這些理念激勵，更需要以實際行動回應神的呼召。我將會把這些寶貴的話語和體驗帶回自己的教會，與弟兄姐妹分享。

通過這次洛桑大會，我對大使命有了更深刻的體會。看到神在全球教會中的奇妙作為，我深感祂的呼召是何等緊迫而真實。在祂的恩典中，我立志更專注於祂的國度，無論在身邊還是遠方，都願意以生命作歸榮耀與祂的見證，直到祂再來的那一日。 

盛讚與反思

王志勇


2024年9月21日至28日，第四次洛桑會議在韓國仁川舉行。此次大會規模空前，是普世基督教內部的盛大集會。本次會議發表了《首爾聲明》，重申了1974年《洛桑信約》、1989年《馬尼拉宣言》與2010年《開普敦承諾》所強調的傳福音之必要性。

很榮幸在洛桑五十年之際，代表華人基督徒

參加此次盛會。會上，新加坡職場傳道人于明捷弟兄、暫旅居新西蘭的趙曉弟兄與筆者進行了討論，一方面盛讚洛桑精神，認為洛桑會議及其引發的洛桑運動是二十、二十一世紀教會史上極為重要的屬靈運動；另一方面，也正如洛桑自己反思並悔改的那樣——洛桑會議的精神並沒有很好地貫徹。例如，2010年的《開普敦承諾》序言中提到：「我們承認，我們沒有忠實於這些文獻中所做出的承諾。」並且，「我們還必須從前輩的智慧和錯誤中，以及成功和失敗中學習。」同時，我們也談到，華人團隊（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代表）此次首度融入洛桑普世教會的潮流，但會議並沒有針對中國目前的國度轉化提出具體的戰略和引導，這對於已進入轉化關鍵時刻的中國來說，實在不夠解渴。

對於兩位弟兄的提議，我深受感動，起草了一份文件《2024年洛桑會議：部分華人代表的共識》，由趙曉弟兄修訂，于明捷弟兄通閱，形成我們三位弟兄之間進一步合作的異象性文本。我們起草這一文件，目的不在於臧否洛桑運動；恰恰相反，我們看重並感激洛桑力圖以系統、全面、平衡、精準的神學帶領普世教會合一宣教的心志，因此願意予以回饋、推動、共行。我們相信，本屆會議的一大亮點就是中國洛桑特別邀請的100多位華人代表的團隊性參會。同時，我們也相信，認真、誠懇地將我們對洛桑運動及對本次會議的回饋表達出來，也是一件美好且有意義的事情。

2024年《首爾聲明》強調：「在過去五十年的福音收獲中，全球教會沒有充分提供必要的教導，幫助新信徒建立真正符合聖經的世界觀。」這一聲明承認「聖經的核心信息是上帝國度的好消息」。我們非常認同2024年《首爾聲明》的這一信息，因為我們相信，耶穌不僅願意作我們的救主，祂更渴望作我們的生命之主。上帝賜給我們聖經的目的不是讓我們以基督徒為中心，甚至也不是以建立教會為中心，而是讓我們主動地、積極地完成上帝在創世之初就已經賜給我們的文化使命，也就是基督的天國使命。

我們欣喜地注意到，在2024年《首爾聲明》中，洛桑再次帶出了新的文化使命亮光，其中最美麗的段落和表達就是71節。在此，宣教不再是淺度的領人信主、接受耶穌是救主的宣教，而是帶人作主的門徒、讓耶穌作生命之主的深度宣教。 

作者均為恩福家人。

再次 獻在基督台前

—寫於按牧典禮

周山等

11月2日是我和妻子再次將自己獻在基督台前的日子。當天在我的按牧典禮上，神憐憫我們，沒有一位是來應酬的，每一位都是神所帶領而來的。一位姊妹，我去她所在的教會講道，一面之緣就把兩個孩子托給她照看了一個下午。另一位肢體，去年感恩節當天從深圳趕過來，回應禱告中神給她的感動，為我們即將開始的香港普通話教會奉獻了八千元，這是我們收到的第一筆植堂奉獻……

回想當初我們在美國接受神學裝備後尋求未來事奉的方向，神通過三個途徑給了我們三段經文。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所以，地雖改變，山雖搖動到海心，其中的水雖匉匉翻騰，山雖因海漲而戰抖，我們也不害怕。」（詩四十六1~3）

「神人說：『不要懼怕！與我們同在的比與他們同在的更多』。」（王下六16）

「因此，你們要在東方榮耀耶和華，在眾海島榮耀耶和華——以色列神的名。」（賽二十四15）

顯然，前面的旅途不平靜，有爭戰，有應付，有得勝。或許，「匉匉翻騰」的海浪讓人很容易就戰抖吧！

於是，神為堅固我們，通過一位長期代禱者給我們畫出了一幅香港北角附近的地圖。就這樣，我們憑著三句話和一幅圖，帶著兩個在美國出生的孩



子來到香港，轉眼已近十年。期間，我們在工場上學到了非常寶貴的功課，遠超過在學校學到的知識和書本上所講述的理論。這些實際的功課，幫助我們操練夫妻背靠背守望，並一同向上倚靠主，與仇敵爭戰。我們就如同被空投到敵方陣地的海軍陸戰隊員，體會到與主連結是最為重要的。

我們獲得了香港的永久居留身分，與此同時，國內大批高素質的菁英來到香港成為新移民。於是，我們順服神的時間，開始了一間普通話教會，儘管當時妻子已經身患晚期癌症，仍在治療中。就我們所知，這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陸背景的傳道人在香港設立的第一間普通話教會。其實，1949年前後，大陸傳道人和各國宣教士在香港建立了許多教會，奠定了香港1970年代屬靈復興的根基。但是一兩代人之後，堂會已經完全本地化了，儘管許多教會的名字裡依然保留著國語、潮語等字樣，但大多屬於歷史痕跡，聚會幾乎全部使用粵語。感謝神，依然在本地存留了心繫神州的香港弟兄姊妹，他們持守神給他們的感動，順服地接受神把他們的家園變成宣教的工場，與我們同心連結，把握這波福音機遇的浪潮。

在開始教會前，我們一同向神禱告。神把五餅二魚的經文賜給妻子，讓她知道她只需要把自己所有的獻上，不必擔心自己所缺乏的；神自會動工，我們負責獻上，祂負責行神蹟。另外，神也把亞伯拉罕獻以撒的經文放在我心裡。我所在意和擔憂

我們獻上自己為祂做見證，原是理所應當的。
Offering ourselves as witnesses for Him is our reasonable service.

的，是妻子的身體，神讓我放手交給祂，耶和華以勒，並應許我們可以得著仇敵的城門。我們流淚順服。

之後，神又給了我們三句話作為建立教會的真理根基。

「約拿怎樣為尼尼微人成了神蹟，人子也要照樣為這世代的人成了神蹟。」（路十一30）

「求你叫我轉眼不看虛假，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詩一一九37）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林後十二9）

每一句既是神親自對我們的鼓勵，也是託付，讓我們能夠以此服事人。

儘管我和妻子都自認是文化人，也曾在媒體工作，但神呼召我全職服事卻是用樸實、衝動的漁夫彼得的故事。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九章5節提到，彼得服事主的基本形態是帶著妻子一同外出往來，講道服事。或許在單身的人看來，這是彼得的一項權利或待遇；但很少有人知道，這個家庭竟然得到一份特別的恩典：夫妻一同殉道。

據初代教父克萊門特（或譯為「革利免」）記

載，在彼得和妻子這對主裡的同工被抓、即將結束他們多年對教會和弟兄姊妹服事之時，羅馬士兵強迫彼得看著自己的妻子在他面前先被釘上十字架。這對夫妻攜手走過許多甘苦，我想有軟弱，更有得勝，亦歌亦泣。他們之間最後的對話是：彼得高聲呼喚著妻子的名字，然後對她說：「記住主！」隨後自己已被倒釘十字架。



就在按牧典禮結束後一週，妻子按預約日期去檢查，之前出現的腦部陰影確診為復發，我們再次積極治療面對。恰逢感恩節崇拜，預備講章時我選了詩篇四十篇，每一句都說進我們的心裡：「我曾耐性等候耶和華；祂垂聽我的呼求。……使我腳步穩當」（詩四十1~2）。這篇信息的題目是「在忍耐中獻上感恩」。我們獻上自己為祂做見證，原是理所應當的。而今新的試煉臨到，我是困苦窮乏的，沒有任何可以誇口的，求主因祢的憐憫搭救我們，不要耽延！✚

作者是恩福宣教士，目前在香港從事媒體事工及牧會。

按牧典禮參與者心得

闊別六年的第二次見面

東弟兄

作為同行七年的播音義工，我受邀來港主領周山大哥按牧典禮的敬拜環節。在穎姐（周山的妻子）患病前，我曾與他們夫妻有過一面之緣。六年的風雨之後，他們與我印象中的樣子竟然沒有太大變化。

當日，我和兩位音樂人弟兄率先到場彩排，隨著我們敬拜的歌聲，他們推門而入。穎姐迎面走來，與我熱情擁抱，笑著說：「看吧，我還活著！」她步履輕盈，談笑風生，一點兒沒有長期患病者的那種蹣跚；而與周大哥確認過眼神後，我們則略過了寒暄環節。他打開行李箱，麻利地布置現場；殷勤事奉的勁兒，頗像一位職場新人。

整場按牧典禮簡約、溫馨而莊嚴，通過現場的介紹分享，我瞭解到，這次按牧團的幾位老牧者從北美、台灣、內地專程而來，他們是周哥從慕道、

初信、去美國讀神學，再到領受呼召來港服事，不同階段的領路人，也是一生心繫中國、服事中國的守望者。

按牧環節中，周哥高大的身軀全然匍伏在地，熱淚一顆顆滴在地上，穎姐跪在他身旁陪伴，一手撫著他的背，自己也哭得像個孩子。那一刻，現場的會眾無不動容，想到他們一路走來，何等艱辛不易，又是如何被神托起，怎樣擺上，卑微順服……在天父和主內長輩面前，他們的眼淚被看為寶貴。幾位老牧者及師母齊心按手在他們身上，並為他們高聲禱告，我彷彿看到了神在背後的扶持與堅固、服事接力棒的傳遞，為中國，向標竿，薪火相傳。

陳宗清牧師勸勉的主題是《與苦難共舞的牧者》，他特別提到受苦的三點益處：第一，受苦的時候，才知道我們自身的限制，可以來到神面前，破碎自己。第二，受苦就是與罪隔絕，他提到許多牧者很「成功」，有了資源、威望和教會日漸增長的規模後，卻最終在情慾、金錢的試探上徹底失

這代人們心靈深處的病竈在於：一方面把神的祝福當偶像，把次好的東西當作最好的；另一方面活在對死亡的恐懼中。
The root of this generation's spiritual ailment lies in: on one hand, idolizing God's blessings and treating secondary things as the ultimate; on the other hand, living in fear of death.

敗；有一條苦難的路，人看來未必「成功」，卻使人有了斷絕罪惡的兵器。第三，在苦難中，讓基督榮耀的靈充滿；活在基督的愛裡，單純愛耶穌，這才是牧者最重要的事。


在述志時，一度因哽咽而無法發言的穎姐，拿起話筒的第一句話不是高言大志，而是「我太驕傲了，我和周山有太多自己的想法，我要順服主。」我知道這就是聖靈的工作，讓這位晚期癌症得勝者依然不住地悔改、倒空，回轉像小孩子，單單倚靠父神。我也深刻地意識到，只要我們活在地上一天，與老我和罪就必有爭戰，必須時刻謹慎。

穎姐說，過去神讓他們來香港，並非自己的本意，而如今在這裡領受呼召建立普通話教會，在人看來也絕不是最好的時機。數十萬線上讀者一夜失聯，線下植堂缺少同工，穎姐腦部又出現新的疑似病竈，正常服事乃至生存再次受到威脅。幾個月來，雖有不少人前來教會「打卡」，穩定參與聚會的卻不足十人。近期大量內地優才、高才攜子女來港工作，年輕人來港留學，我們知道莊稼的主一定會派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然而擺在他們夫婦面前的道路，卻如同在海面行走，自己無法掌控，只能憑信心邁出腳前的每一步。

周哥說：「過往我們在教會追求真理和聖靈，但其中心是十字架，靠著十字架上的捨己，這些能力才能運作。耶穌告訴彼得：『要把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她。』我們的教會也許未必能為會眾提供諸多活動和福利，但我們可以讓你們看，我們是如何靠著耶穌勝過死亡的威脅、陰間的權柄，在祂的道中生活。」

這代人們心靈深處的病竈在於：一方面把神的祝福當偶像，把次好的東西當作最好的；另一方面活在對死亡的恐懼中。然而，在兩側懸崖之間，有一條平衡的窄路，就是定睛耶穌，看上去是最難的選擇，卻是最容易的。神讓祂的僕人走在前方，好讓我們有鮮活的榜樣可以去效法，用不屬於這世界的眼光，過「真實、破碎、勇敢」的人生。

「有個性、目標感強、清高的屬世菁英」，這個標籤可以貼給歸主前的保羅，可以貼給過往的周哥夫婦，也可能是「新港漂」中高才、優才的群像。打碎他們的自我驕傲和屬

世纏累，重塑他們的個性和才能，為神所用，需要同樣的屬靈兵器。一人受苦，卻讓多人因此而蒙福。我相信，未來有一天，在神面前回顧事情的全貌時，我們一定會拍手讚美：主啊，原來這就是最完美的安排！

作者曾獲中國全國主持人獎，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

感恩，感動，珍惜


波弟兄

參加周山牧師的按立儀式，一時間諸多感受湧上心頭。

一是感恩。作為周牧師和師母的文字同行和前同事，我們相識多年，見證他們夫婦二人各自離開媒體崗位（他們過去所服務的媒體到目前還是中國非常優秀的媒體），利用社交網絡創辦新媒體傳播福音，去美國當訪問學者，就讀神學院，最後落腳香港，繼續服事；直到今年他們在上帝的呼召下挺身出來創辦教會，傳福音給內地來港的普通話人群。他們謙卑順服，心路歷程點點滴滴，我都感佩於心。在此過程中，主大大賜福和使用他們；我自己的生命成長也得益於他們的一路勉勵、陪伴和幫助。所以，能親身經歷並看到這麼美好的生命見證，實在感恩。

二是感動。他們夫婦願意為主做工，擺上自己，在這個過程中經歷了撒旦的攻擊、各種各樣的磨難，特別是師母所遇到的疾病挑戰，如此真實的生命淬煉，不是每個人都能承受的。我看到的她，總是那麼喜樂而滿有力量，總是敞開自己，用真實的生命見證去勸勉人、安慰人；她的存在就是神蹟，是上帝大能的作為。

三是珍惜。在按立儀式上，第一次見到李正榮、莊祖鯤、陳宗清、馮兆成等令人尊敬的牧長，他們多年對中國服事，我也是眾多受教者和受益者之一。這樣面對面的時光多麼珍貴，希望今後

能讓更多同胞有機會看到這些主的忠僕美好的生命見證，更深瞭解神的話語，做門徒，傳福音。

作者為前媒體主編，已通過高才計劃來香港。



走出舒適區 踐行大使命

—參加「超越宣教」培訓的心得

陳祖幸

“UUPG”是Unengaged Unreached People Group首字母的縮寫，是「福音未及、未得之民」的意思，宣教學用這個詞來特別指那些還沒有足夠基督徒存在、沒有自我複製能力、且沒有任何宣教團體積極接觸的族群。這些群體通常位於文化、地理或政治上極其隔離的地區，使得接觸他們變得非常困難。根據Joshua Project，目前這些福音未及的族群還有4000多個。

可是，神愛他們，就像祂愛我們一樣！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看到許多華人教會不只是在給同胞傳福音方面乏善可陳，跨文化宣教方面更是慘不忍睹。坦率地說，這讓我心中感到非常壓抑和沈重，直到我遇見了一群既平凡又不平凡的基督徒——「超越宣教」（Going Beyond Missions）的同工們。

這群名不見經傳的華人基督徒，憑著單純的信心，勇敢地接受主耶穌的差派，靠著聖靈大能，以父的事為念，走出舒適區，踐行大使命，使萬民——特別是福音未及之民——作主耶穌的門徒。他們有異象，有目標，有熱情，有策略，有計劃，有行動力，有執行力，短短幾年的培訓與實戰，在印度、尼泊爾等鮮聞福音的地方結出了許許多多福音的果子；也培訓當地的同工，目標是盡快建立有再生能力的本色化教會。

「超越宣

教」的同工們來自各行各業，他們沒有高言大智，但心中有火，眼裡有光。我近距離地接觸他們，接受他們所提供的簡單但紮實的訓練，驗證他們的跨文化宣教門徒訓練路徑是簡單可行的。願更多的華人教會興起，越來越多的弟兄姊妹以大使命為己任，走出舒適區，接受必要的培訓，為福音的廣傳，特別是世界上那些福音未及之民的靈魂得救，貢獻自己的一份心力。

「超越宣教」事工的緣起

「超越宣教」培訓最初由在加拿大牧會的韓裔牧師Will Han所設計。Han牧師是一位教會植堂者，曾擔任加拿大洛桑運動的執行副總裁。他多次培訓並帶領所在教會的短宣隊員前往印度，在實際宣教過程中親身經歷了許多令人震撼的醫治神蹟。

2017年，在多倫多上大學的華裔小姊妹Carol參加了Will Han牧師教會的宣教培訓，並隨隊參與了年底的印度短宣。短宣結束後她回到溫莎（Windsor），在父母所在的溫莎華人宣道會分享她的短宣見聞。母親April看到女兒生命中明顯的改變，好奇之餘也驚嘆聖靈改變生命的大能。

2018年初，April姊妹向Will Han牧師所在的教會提出申請，盼望帶領溫莎華人宣道會的另外三位基督徒一同參與「超越宣教」門徒培訓。



超越
宣教培訓
Going Beyond Missions

許多弟兄姊妹的生命因他們的分享而大受激勵，紛紛表達願意接受同樣的宣教培訓，走出舒適區，回應大使命的呼召。The lives of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deeply inspired by the testimonies shared. They expres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undergo similar missionary training, step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s, and respond to the call of the Great Commission.

感謝主，申請最終獲得批准。於是，四位華人弟兄姊妹順利接受了培訓，並在2018年底隨隊前往印度進行短宣。親眼目睹聖靈奇妙的工作和福音的大能，短宣隊員的生命都被聖靈大大點燃與更新。短宣歸來後，他們在多個平台和場合與華人信徒分享了他們接受「超越宣教」門訓的心路歷程以及到印度宣教的見證。許多弟兄姊妹的生命因他們的分享而大受激勵，紛紛表達願意接受同樣的宣教培訓，走出舒適區，回應大使命的呼召。

2020年5月，Will Han牧師正式將「超越宣教」門徒培訓授權給April姊妹，並協助她在華人教會開展了第一期門徒培訓。由於新冠疫情仍在蔓延，無法進行實地短宣，同工們於2021年11月首次為完成第一階段培訓的弟兄姊妹舉辦了網上印度短宣。這次「網宣」大獲成功，神的同在觸手可及，許多未得之民決志信主，參與網宣的弟兄姊妹無不興奮激動。

之後，聖靈繼續感動更多弟兄姊妹加入「超越宣教」事工。2022年2月，該事工在加拿大正式註冊為非盈利機構，並在2023年2月通過加拿大稅務局批准，成為註冊慈善機構。經過短短數年的發展，「超越宣教」事工逐漸成長為一個集「動員/門徒培訓、印度及其他未及之民短宣/禾場連結」為一體的綜合性、跨教會的宣教門訓事工。

「超越宣教」事工的異象

超越的同工們從神領受的事工異象：

- 1、培訓神的子民遵行大使命：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宣教士的生活方式，成為主忠實的見證人。
- 2、建立宣教團隊：通過「超越宣教」門徒培訓建立許多宣教團隊，專注向未及/未得之民傳福音，目標是使世界上10%的人口成為主的門徒。
- 3、動員教會成為宣教的教會：激勵和裝備教會加入神的美好計劃，承擔宣教使命。
- 4、培訓植堂團隊：在全球各地鮮聞福音的群體中建立許多宣教教會，成為大使命的實際行動者。

「超越宣教」事工的培訓目標：

- 1、建立以福音為中心的宣教士生活方式：幫

助學員不僅是聽道，還能行道，順服神的帶領。從知道神到經歷神，再到生命的轉變，活出福音。

2、在生活的各方面應用福音：通過培訓，讓隊員將福音應用到身體健康、心理狀態、精神毅力、知識成長和靈性提升的各個方面，隨時隨地愛人，見證基督，成為耶穌基督的精兵。

「超越宣教」事工包含三個培訓階段：

1、第一階段：基礎生活習慣建立（三個月）

方式：線上視頻，每週一次。

目的：清理不良生活習慣，建立健康、聖潔的生活習慣，如飲食控制、早晚作息、定期鍛煉和寫日記等。

2、第二階段：進深培訓與網宣實戰（四至五天集中培訓）

方式：線下實體加視頻。

內容：深度的宣教培訓與網絡宣教實戰，通過親身參與經歷福音大能。

3、第三階段：跨文化傳福音實戰（八至九天）

方式：差派隊員至UUPG實地短宣。

目標：通過跨文化宣教更深體驗福音的大能，回來後持續過被聖靈充滿的生活，讓實踐大使命成為生命的常態。

「超越宣教」事工希望通過這三階段的培訓，幫助信徒活出宣教士的生活方式，將福音傳播到世界各地未及之民中，使更多人認識主，加入神的國度。

參加門訓的收穫

到目前為止，我完成了超越團隊所提供的前兩個階段的培訓，收穫良多。

在第一階段培訓中，我結識了幾位培訓我們的老師，他們都是平信徒，沒有高言大智，但他們跟神的關係真實而親密，聽了道就去行道，立志全方位跟神的話語對齊，拒絕作「大頭娃娃」，生命中結出了豐富的聖靈的果子，也結出很多福音的果子。他們傳福音的腳蹤早已邁進印度和尼泊爾的窮鄉僻壤，讓我好生羨慕。他們剛強行事，是我學習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Gospel
经历福音的大能

何等榮幸，以屬靈助產士的身分，見證了數百位印度邊遠農村的村民在聖靈裡重生的榮耀場景！What an honor to witness, as a spiritual midwife, the glorious scene of hundreds of villagers from remote rural areas of India being spiritually reborn in the Holy Spirit!

的榜樣。

我還認識了近50位同班同學（2024年春季超越團隊一共開了14個門訓班，每天早晚各一個班，我參加的是週三晚間聚會的班）。雖然學員來自不同教會、不同神學背景、不同時區，但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成為合神心意的宣教人。同學們向神的心都很單純，也肯付代價。最後一次分享見證，我幾度被感動到流下眼淚。我知道，神真的在我們當中，祂更新了我們每個學員的生命。

回顧第一個階段的學習，我清空了不少壞的生活習慣——從飲食習慣開始到隱藏的各種惡習和隱患，開始用健康、聖潔的生活習慣代替舊有的壞習慣，包括早晚作息、每日/每週的鍛煉、生命讀經和寫日記的習慣；我也學會了如何深入淺出地向文化程度不一定很高的陌生人分享福音和個人見證，更深地經歷福音的大能並過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

第一階段的訓練結束之後，我和同學們沒有停止腳步，暑假期間我們分別報名參加了在不同時區舉辦的第二個階段集中培訓，我自己參加的是7月中旬在北卡舉辦的美東超越網絡宣教門訓和實戰聚會。

這個訓練營共28人參加，被分成7個小分隊，每個小分隊由4個人組成，分隊長都經過完整的訓練，並到過實地（印度、尼泊爾等）宣教。五天四夜的時間裡，夥伴們在一起靈修、禱告、敬拜，也一起接受覆蓋植堂的培訓。培訓的高潮是我們有兩個晚上跟印度當地的同工合作，把福音傳給印度北邊三省很多村莊的村民們。

我所在的4人小分隊兩個晚上共接觸了30多個村莊家庭，他們用手機上線，透過當地的翻譯，聽我們講見證，分享福音及初信造就的信息，我們也為他們的各種需要禱告。

後來從前方傳來的戰報是：這次我們7個小分隊共28名隊員與印度北部團隊配搭，一共進入211個村莊家庭，1068位聽聞福音，861位接受耶穌基督，742位受洗，建立207個家庭教會。何等榮幸，以屬靈助產士的身分，見證了數百位印度邊遠農村的村民在聖靈裡重生的榮耀場景！「耶和華啊，榮耀不



要歸與我們，不要歸與我們；要因祢的慈愛和誠實歸在祢的名下！」（詩篇一一五1）

在第三階段的訓練中，接受過前兩個階段裝備的學員會去到印度、尼泊爾或其它福音未及之地，面對面傳福音，造就門徒。目前已經有上百

位經過「超越宣教」培訓的弟兄姊妹去過了，還有100多位箭在弦上。毫不誇張地說，短宣回來的人都經歷了生命的巨大蛻變與更新。


我目前還沒有完成第三階段的培訓，我禱告神，希望在明年合適的時候去印度或者尼泊爾實體宣教，更深地經歷聖靈改變生命的大能。

結語

回顧自己全職服事主的二十多年，和許多華人同工、同道一樣，我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同文化、同種族的福音廣傳上，在跨文化宣教方面的投入說起來讓我汗顏。我有很多藉口，語言障礙、文化差異、精力/資源有限等等，但我靈裡深處知道這些藉口是站不住腳的。

如今經過兩個階段的「超越宣教」門訓，我發現不但我自己可以，任何一位基督徒經過必要的培訓，都能夠參與到跨文化宣教的行列中。

感謝神通過「超越宣教」培訓讓我和小夥伴們經歷了諸般的超越——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超越了華人的文化與語言，超越了地緣政治，超越了教會與宗派，超越了傳統的宣教學理論與實踐，超越了專業主義，超越了單一的屬靈維度；不僅讓人得救，而且是全人關懷。感謝主，每個學員的生命疆界和服事平台都被極大地拓寬了；不知不覺間，我們成為大使命的踐行者——使萬民作主耶穌的門徒。

誠摯地推薦您儘早參加「超越宣教」的培訓。如果您想進一步瞭解該事工的理念，請點擊鏈接：<https://goingbeyondmissions.org/zh/en-training/>；如果您想報名2025年的培訓，請點擊鏈接：<https://goingbeyondmissions.org/zh/cn-register/>。 

作者為恩福牧養與培訓事工主任。

雲端再相聚 牧者一家親

—恩福牧者小聚

程媽兒

恩福家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平時難得見面。雖然每年夏天的恩福家人退修會提供了聚集的機會，但很多家人身在異國他鄉或忙碌於服事和家事，往往必須忍痛缺席。

親人要常相見，家人要常相聚！本著這樣的信念，陳祖幸牧師於2024年發起了「恩福家人線上小聚」，每個季度聚集一次。為了讓參與的家人們有更深入的互動，每次聚會都聚焦於不同類型的家人群體。第一次「恩福家人線上小聚」於3月31日（北美時間）登場，聚焦於家人中的單身和再單身人士。6月底適逢三十週年擴大退修會剛剛落幕，線上小聚暫停。9月29日（北美時間），第二次線上小聚再度登場，受邀者是在第一線牧會的家人們。

愛的召喚，家人相聚

「教會」一詞的希臘文是*ekklesia*，其動詞由*ek*（出自於）和*kaléo*（召喚、呼召、邀請）組成，意思是「出自於召喚的一個群體」。在古希臘，這個字常用於雅典的公民大會，有時也泛指其它聚會；在新約聖經中，*ekklesia*則特指「教會」。其實，任何聚會都是出自於某種召喚，「公民大會」出自於城邦政府的召喚，「教會」出自於神的召喚（呼召），而「恩福線上小聚」則出自於恩福大家庭之愛的召喚。

聽見了這愛的召喚，9月29日（北美時間），十多位恩福家人中的牧者和配偶放下了原本的休息時間，或從家事和服事中抽身出來，滿有熱情、滿懷期待地坐在電腦屏幕前，只為和彼此見一面，說說話。原本冰冷的電腦屏幕，因有家人們生動的臉



孔，變得異樣溫暖。

陳祖幸牧師在歡迎致詞中表示：「此次聚會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愛』，神的愛，恩福大家庭的愛。我們真的想念大家，也希望知道大家的最新情況。作為你屬靈的娘家人，我們不只關心你飛得有多高，更關心你飛得有多累。」

一席溫馨的話語，讓大家如同喝了一碗暖暖的熱湯，又好像飲了一杯濃濃的熱咖啡，口中有滋味，心裡有暖意。

健康為重，夫妻同行

比起服事方面的進展，恩福更關心的是家人們的健康和夫妻關係。家人們深知恩福的這一傳統和關注，在健康和夫妻關係方面均能敞開心扉地分享。有的家人情況良好，有的則面對挑戰，無論如何，當大家分享出來的時候，便能收穫雙重快樂，或減去一半壓力。

「過去認為運動很浪費時間，後來，在陳宗清牧師的影響下，發現身體不健康才是真的耽誤事兒。現在，我每天都運動半小時。」

「我每天都跑步，對健康很有幫助。自從我開始牧會，常常請會友到家裡吃飯。太太的壓力就很大，再加上她不喜歡鍛鍊，健康面臨挑戰。」

「去年健康低迷，今年開始敦促自己有規律地運動，飲食上也較為清淡，情況有很大好轉。」
「最近鍛鍊方面不太穩定。不過，只要太太好，就一切都好！」

「我身上有至少五個疾病，一直都在用藥。但是體力、精力卻很旺盛，有時候每天服事十五六個小時。對家人，常常覺得虧欠。近來有了點時

無論如何事奉，最後都要面對耶穌。我們每一天最重要的事，就是認識耶穌多麼愛我們。No matter how we serve, in the end, we will face Jesus. The most important daily task is to understand how much Jesus loves us.

間，我也能多陪伴孩子和太太。不過，太太的身體一直不好，需要特別代禱。」

「我感謝妻子，她對人的屬靈狀況非常敏銳，對我是一個很大的祝福。」

恩福為何特別看重健康和夫妻關係呢？陳宗清牧師表示：「健康是一切服事的根本，若沒有健康的身體，服事就無從談起。再則，許多傳道人的跌倒，都是夫妻關係出了問題。夫妻同行的秘訣就是，常常在一起敞開心扉地禱告。無論再怎麼忙，夫妻都要有固定的談心時間，建議每週都有一段 quality time，定期約會。」

其實，這樣的勉勵不僅適用於傳道人，也適用於所有人——因為，只有我們成為正確的人，才能夠做正確的事。

與神親近，知易行難

許多人都會認為，牧者與神的關係應該十分親近。但實際上，牧者常常忙於服事而疏於靈修，翻開聖經只是為了講道。對此，恩福牧者們也很坦誠地分享。

「如果目前有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對自己的靈修不滿意。新教的牧者們都是事務纏身。因此，最渴望的是在靈修和靈性上有所突破。」

「在與神的關係方面，最大的體會是：我所講的，我無法都做到；讀經也有些形式化。不過，雖然我所行的和所講的不一致，卻也能帶來一點悔改。」

「我一直都知道，每天讀四到五章聖經，可以基本保命。但很多時候還是靈性疲乏，被許多事務推著走。老長輩們常說：『我們這一輩人服事，是靠神的恩典；你們這一輩服事，是靠恩賜。』其實，老人家是自謙所受的裝備不夠，但卻令我反思自己不夠倚靠神，從而深感慚愧。」

「遇到任何狀況，都會自然自覺地禱告，安靜下來，獲得力量的重整。」

正如陳宗清牧師的勉勵：「無論如何事奉，最後都要面對耶穌。我們每一天最重要的事，就是認識耶穌多麼愛我們。魔鬼要讓我們懷疑神的愛、耶穌的愛。而耶穌要看的是，你是不是真的愛祂，與祂建立永恆愛的關係。」

牧會服事，恩典夠用

在服事方面，家人們也有許多分享。有的感恩獲得教會的接納，教會逐步成長；有的則內憂外患，受到各種攻擊。無論哪種境遇，家人們最終都

表示：「神的恩典夠我們用！」

「非常感恩，教會每週都有新人加入，如何幫助他們融入教會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我自己也在這個過程中有了許多成長。」

「我對教會的環境越來越熟悉，與同工相處越來越融洽。此外，與妻子的配搭也十分和諧。」

「自2021年開始在這裡牧會，轉眼已經三年多了。感謝教會對我的接納，我也逐漸適應了牧會的節奏。牧會兩年後，教會便給我按牧，算是很快的進程。」

「在做輔導工作的過程中，我曾經受到攻擊，有一段時間對教會甚至對神都感到冷淡。然而，神讓我明白，教會是我的母親，神是我的父親。祂對我說：『教會從未虧待你，不要再論斷或埋怨教會。』這幫助我重新認識教會的價值。」

「這六年來，我感受到弟兄姊妹之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接納與包容的屬靈氛圍令人感恩。」

「有幾年外出時，包裡都帶著換洗衣服。被逼迫，感到走投無路。開著車，漫無目的，看不到前面的路。所到之處，一路追殺；一路走來，遇到非常大的困境……」

陳師母勉勵說：「我們所承受的一切苦痛，都是主耶穌所受的鞭傷。當遇到艱難險阻時，讓我們一起默想主耶穌的鞭傷，主的寶血就會遮蓋我們的罪和軟弱。」

放鬆方式，各有特色

聚會中也出現了一些輕鬆的議題，比如，大家饒有興致地分享了各自的放鬆方式。在閒暇時，有的家人喜歡逛舊書市場，有人則選擇在網上淘二手書，有人享受於安靜地坐在咖啡館，也有人從做奧數題中獲取片刻輕鬆。家人們的背景、學科、服事領域五花八門，而放鬆方式也是各具特色。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放鬆方式，實在是神的恩典。從忙碌的服事和疲憊的生活中暫時身退，在神的恩典裡，在自己的小天地中尋獲另一種安息。

最後，陳宗清牧師表示：「恩福最重要的負擔就是為家人們提供扶持和陪伴，讓神在大家身上的命定得以實現。若居住在其他國家的家人們想來美國探訪，恩福可以發邀請信。歡迎家人們常相見，常相聚！」

短短兩小時的聚會一晃而過，家人們依依惜別，各自珍重；也翹首以盼，期待下一次相聚。BF

作者為本刊執行編輯。

(接封底)

確實，劃分動物類別是有標準的。大範圍來說，雞、鴨、鵝和魚都屬於脊椎動物，而脊椎動物又包括五大類：魚類、兩棲類、爬行類、鳥類、哺乳類。魚屬於魚類，而雞、鴨、鵝則屬於鳥類——再細分，屬於家禽類。

這只是一個例子，本文並非要探討動物如何分類，舉例是為了顯示「正確分類」的重要性。

分類與秩序

「分類」代表一種秩序，神看重秩序，祂創造這個世界就是井然有序的。在創世記第一章，神多次「分開」——將光暗分開，將空氣以下和以上的水分開，將晝夜分開；並且神也讓萬物「各從其類」。這些，都是為了建立起特有的秩序。

那麼，根據聖經，最重要的分類是什麼呢？是人類和動物嗎？是生物和非生物嗎？都不是，最重要的分類是：「創造主」和「受造物」。

「受造物」是一類，包括了人類、動物、植物、山川土壤，不管有沒有生命，都屬於「受造物」。「創造主」是另一類，這類中只有一位，祂是獨一的。

受造物的角色

羅馬書九章20至21節這樣說：「你這個人哪，你是誰，竟敢向神強嘴呢？受造之物豈能對造他的說：『你為甚麼這樣造我呢？』」 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一團泥裏拿一塊做成貴重的器皿，又拿一塊做成卑賤的器皿嗎？」

保羅在這段經文中強調了神作為創造主的主權；他將神比作窯匠，將人比作泥土。然而，這個比喻可能會引起困惑和不服氣，即便信徒亦會覺得：比喻好像不太合理，因為泥土是沒有生命的，而人類是有生命的；兩者怎麼可以相提並論呢？

其實，這個想法犯了一個基本的分類錯誤。

從「神創造萬物」的角度而言，人類和泥土確實屬於同一類，即「受造物」。就如同雞、鴨、鵝，無論會不會游泳，都屬於家禽類；同樣的，人類和泥土，無論有沒有生命，都屬於「受造物」。

不過，當我們把鏡頭僅僅聚焦到「受造物」時，事情就不一樣了。人類擁有從神而來的「生命的氣息」，並且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受造的（創一26、27，二7）。故此，在「受造物」中，人和泥土是不同的。

總之，分清「類別」非常重要。人類在神創造中的地位：不同於且高於其他受造物，但依然是「受造物」。我們必須認清自己的角色。

生死不在於我

倘若，我們認清自己作為受造物的角色，便會明白：生命主權在於創造主；作為受造物，生不在於我，死亦不在於我。

我們願意像保羅一樣：「在這帳棚裡歎息勞苦，並非願意脫下這個，乃是願意穿上那個，好叫這必死的被生命吞滅了」（林後五4）。我們不會因為在世上遭遇苦難、重壓、衰老、疾病而寧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願意恆心等候神的時間，盼望榮耀的復活！

但願我們都能明白人類作為受造物的角色，並從創造主那裡找到生命的意義和盼望。✚



恩福

The Blessings Foundation, Inc.
Blessings Cultural Mission Fellowship
P. O. Box 18410
Irvine, CA 92623-8410
U.S.A.
地址變更，請即通知本刊，謝謝！

NON-PROFIT ORG.
U.S. POSTAGE
PAID
SANTA ANA
CA
PERMIT NO.450

受造物的角色

程媽兒

「……受造之物豈能對造他的說：你為甚麼這樣造我呢？」（羅九20）

「起初，神創造天地」，是整本聖經的開場白，也是基督徒乃至非信徒都耳熟能詳的經文。神為創造主，我為受造物，究竟意味著什麼？如何影響我們的人生觀乃至生死觀呢？

一道小學作業題

前一陣子，有人在抖音中發佈了一份小學作業，後來被轉發到各大網站，引起了網民們議論紛紛。

某小學的作業中有這樣一道題目：「雞、鴨、魚、鵝，請從中選出不同類，並圈起來。」有一個學生選了「雞」，老師給這個答案打了叉。於是，孩子家長寫信給老師說：「老師，我和孩子溝通過了，我覺得根據題意，孩子答的沒有問題。魚、鵝、鴨都會游泳，只有雞不會游泳。所以雞是不同類的。」

這則貼文引發眾多網友留言。許多人說：「這是一道開放的問題，答案應該是多種多樣的。」
「面對教育，有多種可能性，如果把思維僅僅局限在一個標準答案上，減掉的可能是孩子探索世界的能力。」

但是，也有留言如此說：「老師沒有判錯，孩子審題不清，題目說的是找出『不同類』的動物，不是說找出在某方面與其他動物有所不同的動物。會不會游泳，不是劃分動物類別的主要標準。」

（接封底裡）